
錦章書局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錦章書局印
陽湖汪洵題




趙子龍單騎救主
張翼德大鬧長坂橋


魯子敬力排衆議
孔明用智激周瑜

第三十七回　司馬徽再薦名士　劉玄德三顧草廬

徐庶之母與王陵之母皆賢母也陵母之死恐其子之歸楚庶母之死怒其子之歸曹然庶母不死於曹操召見之初而死於徐庶既歸之日或恨其死之晚矣予曰不然曹操非項羽比也羽直而操詐庶母即欲先死以絕庶之望而奸詭如操何難秘之而不使庶知又何難於母死之後假作母書以召庶乎此不得為庶母咎也

水鏡之薦孔明與元直之薦孔明又自不同元直則相告相囑惟恐玄德之無人惟恐孔明之不出是極忙極熱者也水鏡則自言自語反以元直之薦為多事反以孔明之出為可惜是極閒極冷者也一則特為薦孔明而返一則偶因訪元直而來一有心一無意寫來更無一筆相似而各各入妙

玄德望孔明之急聞水鏡而以為孔明見崔州平而以為孔明見石廣元孟公威而以為孔明見諸葛均黃承彥而又以為孔明正如永夜望曙者見燈光而以為曙也見月光而以為曙也見星光而又以為曙也又如旱夜望雨者聽風聲而以為雨也聽泉聲而以為雨也聽漏聲而又以為雨也西廂曲云風動竹聲只道金珮響月移花影疑是玉人來玄德求賢如渴之情有類此者孔明即欲不出安得

而不出乎
順天者逸逆天者勞無論徐庶有始無終不如不出即如孔明盡瘁至死畢竟魏
未滅吳未吞濟得甚事然使春秋賢士盡學長沮桀溺接輿丈人而無知其不可
而為之仲尼則誰著尊周之義於萬世使三國名流盡學水鏡州平廣元公威而
無志決身殲不計利鈍之孔明則誰傳扶漢之心於千古玄德之言曰何敢委之
數與命孔明其同此心與
淡泊寧靜之語是孔明一生本領淡泊則其人之冷可知寧靜則其人之閒可知
天下非極閒極冷之人做不得極忙極熱之事後來自博望燒屯以至六出祁山
無數極忙極熱文字皆從極閒極冷中積蓄得來
此卷極寫孔明而篇中卻無孔明蓋善寫妙人者不於有處寫正於無處寫寫其
人如閒雲野鶴之不可定而其人始遠寫其人如威鳳祥麟之不易覩而其人始
尊且孔明雖未得一遇而見孔明之居則極其幽秀見孔明之童則極其古淡見
孔明之友則極其高超見孔明之弟則極其曠逸見孔明之丈人則極其清韻見
孔明之題咏則極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歡而孔明之為孔明於此領略過半矣玄
德一訪再訪已不覺入其玄中又安能已於三顧耶
每到玄德訪孔明處必夾寫張翼德幾句性急語以襯之或謂孔明裝腔玄德做

勢一對空頭不若張翼德十分老實余笑曰為此言者以論今人則可以論玄德孔明則不可孔明真正養重非比今人之本欲求售只因索價假意留難玄德真正慕賢非比今人之本不愛客只因好名虛修禮貌也

觀水鏡未得其時之言及州平徒費心力之語令讀者眼光直射注五丈原一篇蓋在孔明未起手時早為他結尾伏下一筆矣今有作稗官者往往前不顧後後不顧前更有閱稗官者亦往往前忘其後後忘其前或曰此等人當令其讀三國予曰此等人正未許其讀三國

却說徐庶趲程赴許昌曹操知徐庶已到遂命荀彧程昱等一班謀士往迎之庶入相府拜見曹操[為親屈非為操屈也]操曰公乃高明之士何故屈身而事劉備乎庶曰某幼逃難流落江湖偶至新野遂與玄德交厚老母在堂幸蒙慈念不勝愧感[人欲殺其母而反謝其慈念真萬不得已之言]操曰公今至此正可晨昏侍奉令堂吾亦得聽清誨矣[孰知此後晨昏永不得侍奉而清誨亦誓不賜教乎]庶拜謝而出急往見其母泣拜於堂下母大驚曰汝何故至此庶曰近於新野事劉豫州因得母書故星夜至此徐母勃然大怒拍案罵曰辱子飄蕩江湖數年吾以為汝學業有進何其反不如初也[元直始不過為俠客繼則居然作名士本是後勝於初乃責其反不如初妙甚]汝既讀書須知忠孝不能兩全豈不識曹操欺君罔上之賊劉玄德仁義布於四海況又漢室之胄汝既事之得其主矣今憑一紙偽書更不詳察遂棄明投暗自取惡名真愚夫也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

汝玷辱祖宗空生於天地間耳（前罵曹操可敬今罵徐庶更可敬罵庶深於罵操矣）罵得徐庶拜伏於地不敢仰視母自轉入屏風後去了少頃家人出報曰老夫人自縊於梁間徐庶慌入救時母氣已絕（本欲全母之生以歸乃歸而反速母之死元直其抱恨終天乎）後人有徐庶母讚曰

賢哉徐母流芳千古守節無虧於家有補教子多方處身自苦氣若丘山義出肺腑讚美豫州毀觸魏武不畏鼎鑊不懼刀斧惟恐後嗣玷辱先祖伏劍同流斷機堪伍生得其名死得其所賢哉徐母流芳千古

徐庶見母已死哭絕於地良久方甦曹操使人齎禮弔問又親往祭奠（母而有靈母其吐之）徐庶葬母柩於許昌之南原居喪守墓凡操有所賜庶俱不受（以上了却徐庶以下專叙孔明）時操欲商議南征荀彧諫曰天寒未可用兵（天寒二字照後風雪）姑待春煖方可長驅大進操從之乃引漳河之水作一池名玄武池於內教練水軍準備南征（漢武習水戰於昆明池是天子窮兵外國曹操習水戰於玄武池是權臣黷武中華 以上接下曹操以下再叙玄德）

却說玄德正安排禮物欲往隆中謁諸葛亮忽人報門外有一先生峨冠博帶道貌非常特來相探（伊何人乎）玄德曰此莫非即孔明否（不獨玄德疑是孔明即讀者至此亦疑是孔明矣然孔明決不如此容易見也）遂整衣出迎視之乃司馬徽也（突如其來幻絕）玄德大喜請入後堂高坐拜問曰備自別仙顏日因軍務倥傯有失拜訪今得光降大慰仰慕之私徽曰聞徐元直在此特來一會（不是來薦孔明却是來尋徐庶妙在極閒）玄德曰近因曹操因其母徐母遣人馳書喚回許昌去矣（只答還他尋徐庶尚不提起薦孔明亦妙在極閒）徽曰此中曹操之計矣吾素聞徐母最賢雖為操所因必不肯馳書召其子此書必詐也

元直不去其母尚存今若去母必死矣（水鏡之明於知人與徐母之勇於死義可稱雙絕）玄德驚問其故徽曰徐母高義必羞見其子也（其子不知而其友知之所謂關心者亂旁觀者清）玄德曰元直臨行薦南陽諸葛亮其人若何（此處方是正文以上只算閒話）徽笑曰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來嘔心血也（不薦之薦不讚之讚妙在極閒極冷）玄德曰先生何出此言徽曰孔明與博陵崔州平潁州石廣元汝南孟公威與徐元直四人為密友（本因徐庶知孔明却又於徐庶之外閒閒叙出三人前者一人姓名不肯道今則連片說出奇妙）此四人務於精純惟孔明獨觀其大略（藏精純於大略之中）嘗抱膝長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眾問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既述其言又述其所不言其言可知其所不言不可量）（此補徐庶語中所未及）每常自比管仲樂毅其才不可量也（此申徐庶語中所已及）玄德曰何潁州之多賢乎徽曰昔有殷馗善觀天文嘗謂羣星聚於潁分其地必多賢士（玄德所求水鏡所薦止一賢耳乃舍一賢而美多賢一稱地靈一稱天文妙在極忙中夾此閒語）時雲長在側曰某聞管仲樂毅乃春秋戰國名人功蓋寰宇孔明自比此二人毋乃太過（雲長高擡管樂將孔明一抑）徽笑曰以吾觀之不當比此二人我欲另以二人比之（極似順雲長語氣）雲長問那二人徽曰可比興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也（雲長意中必謂於管樂之下更求其次矣不想水鏡却於管樂之上請出太公留侯來索性抹倒管樂將孔明極力一揚妙極妙極）眾皆愕然徽下階相辭欲行玄德留之不住徽出門仰天大笑曰臥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惜哉（預為後文伏筆）言罷飄然而去（寫水鏡如閒雲野鶴忽然飛來忽然飛去飄灑之極）玄德歎曰真隱居賢士也次日玄德同關張并從人等來隆中遙望山畔數人荷鋤耕於田間而作歌曰

蒼天如圓蓋陸地如棋局世人黑白分往來爭榮辱榮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

陽有隱居高眠卧不足（的是好歌）

玄德聞歌勒馬喚農夫問曰此歌何人所作答曰乃卧龍先生所作也（未見其人先聞其歌）玄德曰卧龍先生住何處農夫曰自此山之南一帶高岡乃卧龍岡也岡前踈林内茅廬中即諸葛先生高卧之地玄德謝之策馬前行不數里遥望卧龍岡果然清景異常（未見其人先觀其地）後人有古風一篇單道卧龍居處詩曰

襄陽城西二十里一帶高岡枕流水高岡屈曲壓雲根流水潺湲飛石髓勢若困龍石上蟠形如單鳳松陰裏柴門半掩閉茅廬中有高人卧不起修竹交加列翠屏四時籬落野花馨床頭堆積皆黃卷座上往來無白丁叩戶蒼猿時獻菓守門老鶴夜聽經囊裡名琴藏古錦壁間寶劍映松文廬中先生獨幽雅閒來親自勤耕稼專待春雷驚夢回一聲長嘯安天下（詩亦不俗）

玄德來到莊前下馬親叩柴門一童出問玄德曰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皇叔劉備特來拜見先生（直是一个脚色手本）童子曰我記不得許多名字（每見人家閽奴接著一大字名帖輒便吃嚇令童子聽得如許官銜竟似不聞也者真不愧為卧龍先生之童也）玄德曰你只說劉備來訪（稱名而去其官則得之矣）童子曰先生今早已出（第一番不遇）玄德曰何處去了童子曰蹤跡不定不知何處去了（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玄德曰幾時歸童子曰歸期亦不定或三五日或十數日（寫童子閒冷之甚）玄德惆悵不已張飛曰既不見自歸去罷了玄德曰且待片時雲長曰不如且歸再使人來探聽玄德從其言囑付童子如先

生回可言劉備拜訪臨行再囑極寫殷勤遂上馬行數里勒馬回觀隆中景物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廣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鶴相親松篁交翠觀之不已再擲臥龍所居之處賞鑒一番妙在勒馬回視蓋玩山色者宜於遥看遊勝地者不忍遽别也忽見一人容貌軒昂丰姿俊爽頭戴逍遥巾身穿皂布袍杖藜從山僻小路而來伊何人乎玄德曰此必臥龍先生也我亦疑是臥龍先生急下馬向前施禮問曰先生非臥龍否其人曰將軍是誰妙在不即通名先問玄德玄德曰劉備也其人曰吾非孔明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也妙在此人不是孔明使玄德望个空玄德曰久聞大名幸得相遇乞即席地權坐請教一言二人對坐於林間石上關張侍立於側忙中偏有此閒筆州平曰將軍何故欲見孔明玄德曰方今天下大亂四方雲擾欲見孔明求安邦定國之策耳州平笑曰公以定亂為主雖是仁心但自古以來治亂無常自高祖斬蛇起義誅無道秦是由亂而入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又由治而入亂光武中興重整基業復由亂而入治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干戈又復四起此正由治入亂之時未可猝定也將軍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補綴乾坤恐不易為徒費心力耳豈不聞順天者逸逆天者勞數之所在理不得而奪之命之所定人不得而強之乎妙在極忙極熱之時偏聽此極閒極冷之語　說孔明徒費心力是於孔明未出山時早為他臨終結局伏下一筆妙玄德曰先生所言誠為高見但備身為漢冑合當匡扶漢室何敢委之數與命與孔明成敗利鈍非所逆覩之言一樣意思州平曰山野之夫不足與論天下事適承明問故妄言之州平更不往復便作收科玄德曰蒙先生見教但不知孔明何處去了玄德見話不投機亦借問孔明作收

科州平曰吾亦欲訪之正不知其何往（愈閒愈冷）玄德曰請先生同至敝縣若何（如此閒冷之人安肯到縣玄德此言不過了世事語）州平曰愚性頗樂閒散無意功名久矣容他日再見（既無意功名安肯他日再見州平此言亦是了世事言）言訖長揖而去（去得飄灑與水鏡一般）玄德與關張上馬而行張飛曰孔明又訪不著却遇此腐儒閒談許久（偏是腐儒最喜閒談翼德罵之誠為暢快但州平非其人耳）玄德曰此亦隱者之言也（昔之隱士翼德見之猶以為腐儒若今之腐儒恐玄德見之必不以為隱士也）三人回至新野過了數日玄德使人探聽孔明回報曰臥龍先生已回矣玄德便教備馬張飛曰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喚來便了（有翼德阻擋愈襯得玄德殷勤）玄德叱曰汝豈不聞孟子云欲見賢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孔明當世大賢豈可召乎（孔明能比管樂玄德能讀孟子）遂上馬再往訪孔明關張亦乘馬相隨時值隆冬天氣嚴寒彤雲密布行無數里忽然朔風凜凜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銀粧（臥龍岡雪景必更可觀）張飛曰天寒地凍尚不用兵（正與前荀彧天寒不可用兵一語相反而相應）豈宜遠見無益之人乎不如回新野以避風雪（寫翼德愈襯出玄德）玄德曰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慇懃之意如弟輩怕冷可先回去飛曰死且不怕豈怕冷乎但恐哥哥空勞神思（用兵不怕冷訪客却怕冷一笑）玄德曰勿多言只相隨同去將近茅廬忽聞路旁酒店中有人作歌（此何人）玄德立馬聽之其歌曰

壯士功名尚未成嗚呼久不遇陽春君不見東海老叟辭荊榛後車遂與文王親

八百諸侯不期會白魚入舟涉孟津牧野一戰血流杵鷹揚偉烈冠武臣又不見

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芒碭隆準公高談王霸驚人耳輟洗延坐欽英風東下齊

城七十二天下無人能繼蹤兩人非際聖天子至今誰復識英雄（歌中之意獨有取於呂望與酈生者隱然合着管仲樂毅也管仲相于齊而呂望封于齊樂毅下齊七十餘城而酈生亦下齊七十餘城孔明自比管樂而此作歌之人與孔明相彷彿故其所歌之人亦與管樂相彷彿耳）

歌罷又有一人擊桌而歌（此又何人）其歌曰

吾皇提劍清寰海創業垂基四百載桓靈季業火德衰奸臣賊子調鼎鼐青蛇飛下御座旁又見妖虹降玉堂（首卷中事忽於此處一提）羣盜四方如蟻聚奸雄百輩皆鷹揚吾儕長嘯空拍手悶來村店飲村酒獨善其身盡日安何須千古名不朽（前歌是弔古此歌是感今前歌是嗟遇此歌是自慰一唱一和如相贈答）

二人歌罷撫掌大笑玄德曰臥龍其在此間乎（我亦疑二人中必有一臥龍）遂下馬入店見二人憑桌對飲上首者白面長鬚下首者清奇古貌（先聞其歌後見其貌）玄德揖而問曰二公誰是臥龍先生長鬚者曰公何人欲尋臥龍何幹（亦妙在不即通名先問玄德）玄德曰某乃劉備也欲訪先生求濟世安民之術長鬚者曰吾等非臥龍皆臥龍之友也（又妙在兩人却不是孔明使玄德又望一個空）吾乃潁州石廣元此位是汝南孟公威（水鏡説孔明之友自徐庶而外更有崔石孟三人今玄德俱不期而會一則遇於初訪孔明之後一則遇於再訪孔明之前或一人獨遇或兩人並遇參差錯落妙事妙文）玄德喜曰備久聞二公大名幸得邂逅今有隨行馬匹在此敢請二公同往臥龍莊上一談廣元曰吾等皆山野慵懶之徒不省治國安民之事不勞下問明公請自上馬尋訪臥龍（又妙在極閒極冷）玄德乃辭二人上馬投臥龍岡來到岡前下馬扣門問童子曰先生今日在莊否童子曰現在堂上讀書（讀者至此疑其只有兩顧不消三顧矣）玄德大喜遂跟童子而入

至中門只見門上大書一聯云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觀此二語想見其爲人）玄德正看間忽聞吟咏之聲乃立於門側窺之（不即入見且窺聽之寫得紆徐有致）見草堂之上一少年擁爐抱膝歌曰

鳳翱翔於千仞兮非梧不棲（疑其人之爲龍而聽其歌則又以鳳自比）士伏處於一方兮非主不依樂躬耕於隴畝兮吾愛吾廬聊寄傲於琴書兮以待天時

玄德待其歌罷上草堂施禮曰備久慕先生無緣拜會昨因徐元直稱薦敬至仙莊不遇空回今特冒風雪而來得瞻道貌實爲萬幸（此時玄德意中以爲既遇孔明即今讀者意中亦以爲既遇孔明矣）那少年慌忙答禮曰將軍莫非劉豫州欲見家兄否（妙在又不是孔明又使玄德望个空）玄德驚訝曰先生又非臥龍耶少年曰某乃臥龍之弟諸葛均也愚兄弟三人長兄諸葛瑾現在江東孫仲謀處爲幕賓孔明乃二家兄（前徐庶止叙孔明之弟而未及其兄今却在諸葛均口中補叙出諸葛瑾只一兄一弟分作兩番出落眞叙事妙品）玄德曰臥龍今在家否均曰昨爲崔州平相約出外閒遊去矣（第二番又不遇方欲邀石孟同來誰知反爲州平約去）玄德曰何處閒遊均曰或駕小舟游於江湖之中或訪僧道於山嶺之上或尋朋友於村落之間或樂琴棋於洞府之內往來莫測不知去所（說出高人韻事又妙在極閒極冷）玄德曰劉備直如此緣分淺薄兩番不遇大賢均曰少坐獻茶張飛曰那先生既不在請哥哥上馬（我知翼德此時決耐不得矣）玄德曰我既到此間如何無一語而回因問諸葛均曰聞令兄臥龍先生熟諳韜畧日看兵書可得聞乎均曰不知（又答得極冷）張飛曰問他則甚風雪甚緊不如早歸（又借翼德焦燥襯出玄德謙恭）玄德叱止之均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車騎容日却來回禮玄德曰豈敢望先生枉

駕數日之後備當再至願借紙筆作一書留達令兄以表劉備慇懃之意（第一次通名第二次致書以次而來漸漸相近）均遂進文房四寶玄德呵開凍筆拂展雲箋寫書曰

備久慕高名兩次晉謁不遇空回惆悵何似竊念備漢朝苗裔濫叨名爵伏覩朝廷陵替綱紀崩摧羣雄亂國惡黨欺君備心膽俱裂雖有匡濟之誠實乏經綸之策仰望先生仁慈忠義慨然展呂望之大才施子房之鴻略（稱呂望子房正與司馬徽徐元直所言相應）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先此布達再容齋戒薰沐特拜尊顏面傾鄙悃統希鑒原

玄德寫罷遞與諸葛均收了拜辭出門均送出玄德再三慇懃致意而別（第一次囑其童第二次囑其弟以次而來又漸漸相近）方上馬欲行忽見童子招手籬外叫曰老先生來也（此必孔明無疑矣）玄德視之見小橋之西一人煖帽遮頭狐裘蔽體騎著一驢後隨一青衣小童攜一葫蘆酒踏雪而來（絕妙一幅畫圖）轉過小橋口吟詩一首（又寫得極閒極冷）詩曰

一夜北風寒萬里彤雲厚長空雪亂飄改盡江山舊仰面觀太虛疑是玉龍鬭紛紛鱗甲飛頃刻遍宇宙（堂上之歌有鳳雪中之歌有龍鳳與龍又閒閒相對）騎驢過小橋獨嘆梅花瘦（通篇咏雪末句咏梅比石孟二人弔古感今之歌更覺瀟洒）

玄德聞歌曰此真臥龍矣（我亦以為此番定然不誤）滾鞍下馬向前施禮曰先生冒寒不易劉備等候久矣那人慌忙下驢答禮諸葛均在後曰此非臥龍家兄乃家兄岳父黃承彥也（妙在又不是孔明又使玄德望个空○不用黃承彥通名却用諸葛均代說又變一樣文法）玄德曰適聞所吟之句極其高妙承彥曰老夫在

小壻家觀梁父吟記得這一篇適過小橋偶見籬落間梅花故感而誦之不期為尊客所聞（宋太祖雪中訪趙普見了論語半部劉玄德雪中訪孔明聽了詩歌幾篇然半部致太平是趙普欺人之語不若詩歌之足以動聽也）玄德曰曾見賢壻否承彥曰便是老夫也來看他（又妙在答得極閒極冷）玄德聞言辭別承彥上馬而歸正值風雪又大回望臥龍岡悒怏不已（前番玩景此番無心玩景惟有悒怏寫得有情致）後人有詩單道玄德風雪訪孔明詩曰

一天風雪訪賢良不遇空回意感傷凍合溪橋山石滑寒侵鞍馬路途長
當頭片片梨花落撲面紛紛柳絮狂回首停鞭遙望處爛銀堆滿臥龍岡

玄德回新野之後光陰荏苒又早新春（冬雪則龍蟄春雷則龍起訪臥龍者固當於春時訪之）乃命卜者揲蓍選擇吉期齋戒三日薰沐更衣再往臥龍岡謁孔明（明禋休享成王以敬神之道敬周公齋戒薰沐昭烈亦以敬神之道敬孔明）關張聞之不悅遂一齊入諫玄德正是

高賢未服英雄志　屈節偏生傑士疑

未知其言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決策　戰長江孫氏報仇

玄德第三番訪孔明已無阻隔然使一去便見一見便允又徑直沒趣矣妙在諸葛均不肯引見待玄德自去於此作一曲及令童子通報正值先生晝眠則又一曲玄德不敢驚動待其自醒而先生只是不醒則又一曲及半晌方醒只不起身却自吟詩則又一曲童子不即傳言直待先生問有俗客來否然後說知則又一曲及既知之却不即見直待入內更衣然後出迎則又一曲此未見以前之曲折

也及初見時玄德稱譽再三孔明謙讓再三只不肯賜教於此作一曲及玄德又懇方問其志若何直待玄德促坐細陳衷悃然後為之畫策則又一曲及孔明既畫策而玄德不忍取二劉孔明復決言之而後玄德始謝教則又一曲孔明雖代為畫策却不肯出山直待玄德涕泣以請然後許諾則又一曲既已許諾却復固辭聘物直待玄德慇懃致意然後肯受則又一曲及既受聘却不即行直待留宿一宵然後同歸新野則又一曲此既見以後之曲折也文之曲折至此雖九曲武夷不足擬之

孔明既云曹操不可與爭鋒而又曰中原可圖其故何哉蓋漢賊不兩立雖知天時必盡人事所以明大義於天下耳且其言有應有不應三分鼎足言之應者也功成歸田言之不必應者也其必應者酬三顧之恩其不必應者念託孤之重大段規模固己算定於前而相理制宜不妨變通於後如必說一句定是一句天下豈有印板事體古人豈有印板言語書中豈有印板文章乎

或曰孔明不勸玄德取孫曹之地而勸玄德取二劉之地將欲扶漢而反自翦其宗室毋乃不可乎予曰不然二劉之地玄德不取必為孫曹所有故爭荊州於孫權何如受荊州於劉表此玄德之失計於先也取西川於劉璋無異取西川於曹操此孔明之預規其後也不得以此為孔明病

正叙孔明出草廬之後讀者方欲拭目而觀孔明之事乃忽然舍却新野夾叙東吳不但為孫權一邊不當冷落亦將為孔明遊說東吳張本也且其間文字亦有相連而及者孔明為玄德畫策便有周瑜為孫權畫策以配之孫權為孫堅報仇便有徐氏為孫翊報仇以配之又玄德得賢相孫權亦得良將孔明欲圖荆益甘寧亦請圖荆益凡如此類皆天然成對豈非妙文

前太子辨與皇子協卧草堆之中而崔毅有兩日之夢今孫策與孫權領江東之衆而其母亦有一日一月之夢夫日為君象民無二君天無二日辨既廢而協始立一日没而後一日升原無兩日並出之理也若以孫權為日則是與蜀魏之君並出而為三日矣吾以為正統之主則當日之僭號之主則但當月之就江東而論則權為日而策為月若就天下而論則宜以劉備為日而曹丕與孫權皆月耳

二喬姊妹分嫁二壻二吳姊妹同歸一夫權母謂權曰吾死之後汝事吾妹如事我然則母死之前權以母姨為庶母母死之後權即以母姨為繼母矣以母姨為庶母與尋常之庶母不同以母姨為繼母與尋常之繼母不同權即欲不盡孝而不可得矣雖然不獨孫權宜然也凡繼母之與前母亦姊妹行也即庶母之與嫡母亦姊妹行也豈必母姨而後為母之姊妹豈必事母之姊妹而後盡孝哉

唐徐世勣起於盜賊之中而甘寧亦起於盜賊之中世勣初號無賴賊繼號難當

賊未號佳賊而甘寧亦號錦帆賊然世勣阿附武后而甘甯忠事孫權則世勣之佳不必佳而甘甯之錦乃真錦也

今之學孔明者不能學其決策草廬而但學其晝寢學甘甯者不能學其改邪歸正而但學其銅鈴錦帆學孫權者不能學其尊賢禮士為父報仇而但學其喪中爭戰學徐氏者不能學其智謀節義而但學其濃妝豔裹言笑自若為之一笑

却說玄德訪孔明兩次不遇欲再往訪之關公曰兄長兩次親往拜謁其禮太過矣想諸葛亮有虛名而無實學故避而不敢見（今有請名士作文請名醫治病而遲遲不赴者乃當以此語之）兄何惑於斯人之甚也玄德曰不然昔齊桓公欲見東郭野人五反而方得一面（關公愛讀春秋便對他說一春秋之故事也）況吾欲見大賢耶張飛曰哥哥差矣量此村夫何足為大賢今番不須哥哥去他如不來我只用一條麻繩縛將來（將欲以麻繩當干旌之素絲耶將欲以一縛當白駒之縶維耶如此請客可發一笑）玄德叱曰汝皆不聞周文王謁子牙之事乎（既稱齊桓又述周文愈比愈高可見玄德之卑以自牧正其高于自待也）文王且如此敬賢汝何太無禮今番汝休去我自與雲長去飛曰既兩位哥哥都去小弟如何落後玄德曰汝若同往不可失禮飛應諾於是三人乘馬引從者往隆中離草廬半里之外玄德便下馬步行（其恭也如是）正遇諸葛均玄德忙施禮問曰令兄在莊否均曰昨暮方歸將軍今日可與相見言罷飄然自去玄德曰今番僥倖得見先生矣張飛曰此人無禮便引我等到莊也不妨何故竟自去了玄德曰彼各有事豈可相強（若使諸葛均一見玄德便連忙回轉報孔明迎門相揖則不成其為卧龍先生矣）三人來到莊前叩

門童子開門出問玄德曰有勞仙童轉報劉備專來拜見先生童子曰今日先生雖在家但現在草堂上晝寢未醒（惟其為臥龍故不妨晝寢今有瞌睡漢不能學孔明而但學其晝寢豈得謂之臥龍哉直是臥牛臥犬耳）玄德曰既如此且休通報分付關張二人只在門首等著玄德徐步而入見先生仰臥於草堂几席之上玄德拱立階下（西廂之佇立閒階是未見其人而候之玄德之佇立閒階是既見其人而候之）半晌先生未醒關張在外立久不見動靜入見玄德猶然侍立張飛大怒謂雲長曰這先生如何傲慢見我哥哥侍立階下他竟高臥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後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先生一生最善火攻翼德乃欲以此法施之於先生是班門弄斧矣一笑）雲長再三勸住玄德仍命二人出門外等候望堂上時見先生翻身將起忽又朝裏壁睡着（妙在此時還不便醒）童子欲報玄德曰且勿驚動又立了一個時辰孔明纔醒口吟詩曰

大夢誰先覺　平生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　窗外日遲遲（或問先生何所夢予曰仲尼之夢是夢周公孔明之夢定是夢伊尹）

孔明吟罷翻身問童子曰有俗客來否（妙在童子不即通報待先生先問○客曰俗客太難為人能來此地者其客亦不俗矣）童子曰劉皇叔在此立候多時孔明乃起身曰何不早報尚容更衣（還要更衣妙）遂轉入後堂又半晌（又是半晌妙）方整衣冠出迎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面如冠玉頭戴綸巾身披鶴氅飄飄然有神仙之槩（在玄德眼中畫出一孔明）玄德下拜曰漢室末冑涿郡愚夫久聞先生大名如雷貫耳昨兩次晉謁不得一見已書賤名於文几未審得入覽否孔明曰南陽野人疎懶成性屢蒙將軍枉臨不勝愧赧（乍見之時卻用玄德開談孔明回答一述其來情一謝其過訪都是套語是第一段）二人叙禮畢分賓主而坐童子獻茶茶罷孔明曰昨觀書意足見將軍憂民憂國之心但恨亮年幼才疎有誤下問

玄德曰司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語豈虛談哉望先生不棄鄙賤曲賜教誨茶罷之後卻用孔明閒談玄德問答一自謙才短一稱讚大名其語尚遠是第二段孔明曰德操元直世之高士亮乃一耕夫耳安敢談天下事二公謬舉矣將軍奈何舍美玉而求頑石乎玄德曰大丈夫抱經世奇才豈可空老於林泉之下願先生以天下蒼生為念開備愚魯而賜教第三段是孔明再三推辭玄德再三請教其語漸近孔明笑曰願聞將軍之志玄德移坐促席而告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備不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迄無所就惟先生開其愚而拯其厄實為萬幸第四段是孔明問志玄德言懷方是深談孔明曰自董卓造逆以來天下豪傑並起曹操勢不及袁紹而竟能克紹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先說曹操不可取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用為援而不可圖也次說孫權不可取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資將軍豈可棄乎此言荊州可取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今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此言益州可取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孫權不可取則結之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曹操雖不可取而終當伐之誠如是則大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此亮所以為將軍謀者也惟將軍圖之末下棋時先將一盤局勢算得停停當當豈非天下第一手言罷命童子取出畫一軸挂

於中堂指謂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圖也（正不知先生幾時覓下此一軸畫可見其一向高卧非真正睡着也）將軍欲成霸業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占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天時地利人和分得奇）先取荆州為家後即取西川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圖中原也（既曰成鼎足又曰圖中原蓋成鼎足是順天時圖中原是盡人事○孔明畫策已盡於此）玄德聞言避席拱手謝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使備如撥雲霧而覩青天但荆州劉表益州劉璋皆漢室宗親備安忍奪之（此孔明賜教之後而玄德躊躇又作一折）孔明曰亮夜觀天象劉表不久人世劉璋非立業之主久後必歸將軍玄德聞言頓首拜謝（此孔明重言以決而玄德謝教乃作一收）只這一席話乃孔明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真萬古之人不及也後人有詩讚曰

豫州當日嘆孤窮何幸南陽有卧龍欲識他年分鼎處先生笑指畫圖中

玄德拜請孔明曰備雖名微德薄願先生不棄鄙淺出山相助備當拱聽明誨孔明曰亮久樂耕鋤懶於應世不能奉命（此孔明手決策之後忽然不肯出山又作一折）玄德泣曰先生不出如蒼生何言畢淚沾袍袖衣襟盡濕（前至水鏡莊上衣襟盡濕今在卧龍莊上衣襟亦盡濕前之濕是水今之濕是淚前遇難而不淚今為求賢而反淚者前不為一身而淚今則為蒼生而淚也）孔明見其意甚誠乃曰將軍既不相棄願效犬馬之勞（此孔明因玄德意誠而許諾又作一收）玄德大喜遂命關張入拜獻金帛禮物孔明固辭不受（孔明不肯受聘又作一折）玄德曰此非聘大賢之禮但表劉備寸心耳孔明方受（此因玄德又懇而孔明方受又作一折）於是玄德等在莊中共宿一宵（前宿水鏡莊上為想伏龍鳳雛一夜睡不着今此夜與前不同定然睡着矣）次日諸葛均回孔明囑付曰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於此勿得荒蕪田畝待吾功成之日即當歸隱（方出山便思退步是真淡泊寧靜之人）後人有詩嘆曰

身未升騰思退步功成應憶去時言只因先主丁寧後星落秋風五丈原

又有古風一篇曰

高皇手提三尺雪芒碭白蛇夜流血平秦滅楚入咸陽二百年前幾斷絕大哉光武興洛陽傳至桓靈又崩裂獻帝遷都幸許昌紛紛四海生豪傑曹操專權得天時江東孫氏開鴻業孤窮玄德走天下獨居新野愁民危南陽卧龍有大志腹内雄兵分正奇只因徐庶臨行語茅廬三顧心相知先生爾時年三九（亮出山之時年方二十七歲）收拾琴書離隴畝先取荆州後取川大展經綸補天手縱横舌上鼓風雷談笑胸中焕星斗龍驤虎視安乾坤萬古千秋名不朽

玄德等三人别了諸葛均與孔明同歸新野玄德待孔明如師食則同桌寢則同榻終日共論天下之事孔明曰曹操於冀州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侵江南之意可密令人過江探聽虛實玄德從之使人往江東探聽（下文將叙東吳事此乃過枝接葉處）却說孫權自孫策死後據住江東承父兄基業廣納賢士開賓館於吳會命顧雍張紘延接四方賓客（方寫玄德求賢又接寫孫權好士）連年以來你我相薦時有會稽闞澤字德潤彭城嚴峻字曼才沛縣薛綜字敬文汝南程秉字德樞吳郡朱桓字休穆陸績字公紀吳人張温字惠恕（張温有二前董卓所殺之張温乃洛陽張温此張温則吳郡張温）及會稽凌統字公績烏程吳粲字孔休此數人皆至江東孫權敬禮甚厚又得良將數人乃汝陽呂蒙字子明吳郡陸遜字伯言瑯琊徐盛字文嚮東

郡潘璋字文珪盧江丁奉字承淵文武諸人共相輔佐由此江東稱得人之盛（方寫玄德得一賢接寫孫權得多士○程普黃蓋周泰韓當則孫堅所得周瑜張昭張紘虞翻太史慈等則孫策所得若魯肅諸葛瑾顧雍則孫權初立時所得今闞澤呂蒙等數人又獨後至前分叙此總叙或詳或略筆法各妙）建安七年曹操破袁紹遣使往江東命孫權遣子入朝隨駕（袁術欲使呂布質女曹操欲使孫權質子一樣意思）權猶豫未決吳太夫人命周瑜張昭等面議張昭曰操欲令我遣子入朝是牽制諸侯之法也然若不令去恐其興兵下江東勢必危矣（既知遣質之為牽制而又言以不遣質之將危是首鼠兩端之語）周瑜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足將士用命有何逼迫而欲送質於人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連和彼有命召不得不往如此則見制於人也不如勿遣徐觀其變別以良策禦之（孔明為玄德畫策只數語決疑周瑜為孫權畫策亦只數語決疑）吳夫人曰公瑾之言是也權遂從其言謝使者不遣子自此曹操有下江南之意但正值北方未寧無暇南征（輕按下曹操再接叙東吳）建安八年十一月孫權引兵伐黃祖戰於大江之中祖軍敗績權部將凌操輕舟當先殺入夏口被黃祖部將甘甯一箭射死凌操子凌統時年方十五歲奮力往奪父屍而歸（前孫策換父屍今凌統奪父屍遙遙相對）權見風色不利收軍還東吳卻說孫權弟孫翊為丹陽太守翊性剛好酒醉後嘗鞭撻士卒（前則有宋憲魏續之叛呂布後則有范疆張達之刺張飛皆為此也）丹陽督將嬀覽郡丞戴員二人常有殺翊之心乃與翊從人邊洪結為心腹共謀殺翊時諸將縣令皆集丹陽翊設宴相待翊妻徐氏美而慧極善卜易（女先生起課則有之矣美夫人起課是所僅見）是日卜一卦其象大凶勸翊勿出會客翊不從（不聽婦言本是好處不聽慧夫人言卻是蠢處不信卜只是恭處不信慧夫人卜卻是俗處）遂與眾大會至晚席散邊洪帶刀跟出門外即抽刀

砍死孫翊嬀覽戴員乃歸罪邊洪斬之於市（與後文司馬昭之歸罪成濟正復相同）二人乘勢擄翊家資侍妾嬀覽見徐氏美貌乃謂之曰吾爲汝夫報仇汝當從我不從則死徐氏曰夫死未幾不忍便相從可待至晦日設祭除服然後成親未遲（既不從又不死權變之極）覽從之徐氏乃密召孫翊心腹舊將孫高傅嬰二人入府泣告曰（對嬀覽不泣對孫高二人則泣權變之極）先夫在日常言二公忠義今嬀戴二賊謀殺我夫只歸罪邊洪將我家資童婢盡皆分去嬀覽又欲強占妾身妾已詐許之以安其心二將軍可差人星夜報知吳侯一面設密計以圖二賊雪此仇辱生死銜恩言畢再拜孫高傅嬰皆泣曰我等平日感府君恩遇今日所以不即死難者正欲爲復仇計耳（此二語即徐氏之意）夫人所命敢不効力於是密遣心腹使者往報孫權至晦日徐氏先召孫傅二人伏於密室幃幕之中（今之婦人有丈夫新死而學徐氏之藏人于幃幕者矣吾不知其有何仇之欲報而爲此設伏也）然後設祭於堂上祭畢即除去孝服沐浴薰香濃妝豔裹言笑自若（今之婦人有丈夫新死而學徐氏之濃粧豔裹言笑自若者矣我不知其有何仇之欲報而爲此權詐也○古之寡婦濃粧豔裹言笑自若是假披麻戴孝掩面長號是真今之寡婦濃妝豔裹言笑自若是真披麻戴孝掩面長號是假古今人不相及柏舟之詩黃鵠之詠其不可復作矣乎）嬀覽聞之甚喜至夜徐氏遣婢妾請覽入府（倒先去請權變之極）設席堂中飲酒飲既醉徐氏乃邀覽入密室覽喜乘醉而入徐氏大呼曰孫傅二將軍何在二人即從幃幕中持刀躍出嬀覽措手不及被傅嬰一刀砍倒在地孫高再復一刀登時殺死（不殺之于席間而殺之于密室者恐戴員知之而不來故也精細之極）徐氏復傳請戴員赴宴（何等機智）員入府來至堂中亦被孫傅二將所殺（一段之于密室一段之于堂中各自一樣殺法妙甚）一面使人誅戮二賊家小及其餘黨（更是暢快）徐氏遂重穿孝服（周書曰王釋冕反喪）

（服蓋暫時從吉云）將媯覽戴員首級祭於孫翊靈前（此方是真正設祭）不一日孫權自領軍馬至丹陽見徐氏已殺媯戴二賊（比及孫權兵到女將軍早已殺賊矣其卜易則是女先生其用兵則是女軍師如此奇婦人恐不讓南陽卧龍也）乃封孫高傅嬰為牙門將令守丹陽取徐氏歸家養老江東人無不稱徐氏之德後人有詩讚曰

才節雙全世所無姦回一旦受摧鋤庸臣從賊忠臣死不及東吳女丈夫

且說東吳各處山賊盡皆平復大江之中有戰船七千餘隻孫權拜周瑜為大都督總統江東水陸軍馬（為後赤壁鏖兵伏線）建安十二年冬十月權母吳太夫人病危召周瑜張昭二人至謂曰我本吳人幼亡父母與弟吳景徙居越中後嫁於孫氏生四子長子策生時吾夢月入懷後生次子權又夢日入懷（日勝於月為後孫權稱帝伏線○劉禪之母夢斗即敘于其母分娩之初孫權之母夢日補敘于其母臨終之頃敘法各變妙甚）卜者云夢日月入懷者其子必貴不幸策早喪今將江東基業付權望公等同心助之吾死不朽矣又囑權曰汝事子布公瑾以師傅之禮不可怠慢吾妹與我共嫁汝父則亦汝之母也吾死之後事吾妹如事我汝妹亦當恩養擇佳婿以嫁之（為後玄德入贅伏線○看他先囑其臣後囑其子及其囑子之言又先囑其以師傅之禮待臣而後及其妹與女蓋先公而後私先尊賢而後親親也何東吳奇女子之多乎）言訖遂終孫權哀哭其喪葬之禮自不必說至來年春孫權商議欲伐黃祖張昭曰居喪未及期年不可動兵周瑜曰報仇雪恨何待期年（伐人之喪不可喪中伐人亦不可然以報父仇則無不可也若論報仇正當服縞素而興師何待除服之有張昭之見往往不及周瑜）權猶豫未定適北平都尉呂蒙入見告權曰某守龍湫水口忽有黃祖部將甘甯來降某細詢之甯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頗通書史有氣力好遊俠嘗招合亡命縱橫於江湖之中

腰懸銅鈴人聽鈴聲盡皆避之響馬賊有響箭響船賊有響鈴然則賊之不響者必無用之賊也又嘗以西川錦作帆幔時人皆稱為錦帆賊賊以錦帆為名其賊甚趣不唱大江東卻唱錦帆開矣後悔前非改行從善引眾投劉表見表不能成事即欲來投東吳卻被黃祖留住在夏口前東吳破祖時祖得甘甯之力救回夏口乃待甯甚薄都督蘇飛屢薦甯於祖祖曰甯乃劫江之賊豈可重用周倉起于黃巾而關公用為親隨甘甯起于劫江而黃祖不肯用為心腹君子用人最是通融小人用人偏極拘執甯因此懷恨為後殺黃祖伏線蘇飛知其意乃置酒邀甯到家謂之曰吾薦公數次乃主公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吾當保公為鄂縣長自作去就之計蘇飛之薦甘甯於黃祖為甘甯也非為黃祖也若為黃祖則當告祖曰不重用則殺之勿以資敵國何乃導之入吳耶飛之為友謀則忠矣為主謀則不忠甯因此得過夏口欲投江東恐江東恨其救黃祖殺凌操之事某具言主公求賢若渴不記舊恨況各為其主又何憾焉甯欣然引眾渡江來見主公乞鈞旨定奪甘甯一段來歷不向黃祖一邊敘去卻向呂蒙口內述來最是省筆孫權大喜曰吾得興霸破黃祖必矣遂令呂蒙引甘甯入見參拜已畢權曰興霸來此大獲我心豈有記恨之理黃祖不錄甘甯之功孫權不記甘甯之怨彼此正相反請無懷疑願教我以破黃祖之策甯曰今漢祚日危曹操終必篡竊荊南之地操所必爭也劉表無遠慮其子又愚劣不能承業傳基明公宜蚤圖之若遲則操先圖之矣孔明勸玄德取荊州甘甯亦勸孫權取荊州今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邁務於貨利侵刻吏民人心皆怨戰具不修軍無法律明公若往攻之其勢必破既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而圖巴蜀霸業可定也孔明勸玄德取巴蜀甘甯亦勸孫權取巴蜀如此識見豈得以劫江之賊目之耶孫權曰此金玉之論也遂命周瑜為大都督總水陸軍兵呂蒙為前部先鋒董

襲與甘甯為副將。權自領大軍十萬。征討黃祖。細作探知。報至江夏。黃祖急聚眾商議。令蘇飛為大將。陳就鄧龍為先鋒。盡起江夏之兵迎敵。陳就鄧龍各引一隊艨艟截住沔口。艨艟上各設强弓硬弩千餘張。將大索繫定艨艟於水面上。後文曹操之船用連環此處黃祖之船用貫索環不可斷索則可斷也東吳兵至。艨艟上鼓響。弓弩齊發。兵不敢進。約退數里水面。甘甯謂董襲曰。事已至此。不得不進。乃選小船百餘隻。每船用精軍五十人。二十人撐船。三十人各披衣甲。手執鋼刀。不避矢石。直至艨艟傍邊。砍斷大索。艨艟遂橫。本是貫索勾陳卻遇了大煞白虎本欲乘風破浪卻做了野渡舟橫為之一笑甘甯飛上艨艟。將鄧龍砍死。陳就棄船而走。呂蒙見了。跳下小船。自舉櫓棹。直入船隊。放火燒船。陳就急待上岸。呂蒙捨命趕到跟前。當胸一刀砍翻。以上寫水軍戰功比及蘇飛引軍於岸上接應時。吳軍一齊上岸。勢不可當。祖軍大敗。蘇飛落荒而走。正遇東吳大將潘璋。兩馬相交。戰不數合。被璋生擒過去。逕至船中來見孫權。以上寫陸路戰功權命左右以檻車囚之。待活捉了黃祖。一并誅戮。催動三軍。不分晝夜。攻打夏口。

正是

只因不用錦帆賊。致令衝開大索船。

不知黃祖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卷二十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三十九回　荆州城公子三求計　博望坡軍師初用兵

文有餘波在後者前有玄德三顧草廬一段奇文後便有劉琦三求諸葛一段小文是也文有作波在前者將有孔明為玄德用兵一段奇文却先有孔明為劉琦畫策一段小文是也謀人國不可輕故三顧始出謀人家亦不可輕故三請後言謀國事不可不密故屏人促坐謀家事尤不可不密故登樓去梯劉琦方懼禍孔明又懼其漏言之禍孔明未授計玄德先授以求計之計玄德孔明其真天下有心人乎

君之適子所以奉宗廟社稷之粢盛朝夕視君膳者也故適子不可以出外不出外則得立出外則不得立然劉琦之求計於孔明者非求立也求生而已不求立而求生則宜在外不宜在內若知其不得立而猶勉强以求立勢不至如潘崇之教商臣不止是豈仁人之所忍為哉

或疑申生在內而死扶蘇在外而亦死似孔明之教劉琦者猶非萬全之策也予曰不然劉表之與始皇則有間矣始皇殘暴人也殘暴素著故李斯得假其威以殺扶蘇於外劉表柔懦人也柔懦素著則蔡瑁不得矯其旨以殺劉琦於外勢有相反故事有不同不可以一槪論耳

前徐庶在玄德面前誇獎孔明是正筆緊筆今在曹操面前誇奬孔明是旁筆閒筆然無旁筆閒筆則不見正筆緊筆之妙不但孔明一邊愈加渲染又使徐庶一邊亦不冷落真叙事妙品

孔明初出茅廬第一次用計便是火攻夫兵猶火也用兵如用火用火亦如用兵兵不足而以火濟之是以火濟火也乃玄德之言曰我得孔明如魚得水翼德亦曰何不使水去然則以孔明而用火是猶以水濟火矣以火濟火而火之威烈以水濟火而火之用神

博望一燒有無數襯染寫雲濃月淡是反襯寫秋飆夜風林木蘆葦是正襯寫徐庶誇奬是順襯寫夏侯輕侮關張不信是逆襯且其間又曲折多端當趙雲誘敵則有韓浩諫追為一折玄德誘敵則有于禁李典中途疑沮為再折人馬走發攔當不住則又有夏侯猛省傳令勿追為三折令讀者至此幾疑計之不成燒之不果而功且終就而敵且終破方嘆文章之妙有非猜測之所能及者若只一味直寫則竟依綱目例大書曰諸葛亮破曹兵於博望一句可了又何勞作演義者撰此一篇哉

劉表因見黃祖被殺故欲玄德助我以防孫權孔明欲留孫權為援故勸玄德舍權而當曹操此為後文伏線也甘甯借江夏為避讐之地而劉琦復借江夏為避

患之地乃孔明為劉琦謀今日安身之所而早為玄德謀兵敗借援之所此亦為後文伏線也不但此也晉之伐魏尚隔數十卷而司馬氏之家世早詳叙於曹操未攻博望之先正如五月姤卦方當五陽強盛之時而一陰已伏於下若必前人去然後有後人前事畢然後有後事不獨古今無此不相貫之事亦豈有此不相貫之文乎

却說孫權督衆攻打夏口黃祖兵敗將亡情知守把不住遂棄江夏望荊州而走甘甯料得黃祖必走荊州乃於東門外伏兵等候（黃祖之不用甘甯猶梁惠王之不用衛鞅也）祖帶數十騎突出東門正走之間一聲喊起甘甯攔住祖於馬上謂甯曰我向日不曾輕待汝今何相逼耶甯叱曰吾昔在江夏多立功績汝乃以劫江賊待我今日尚有何說（前日刦水路今日刦陸路甯不自以為賊而黃祖待之以賊今日乃真為黃祖之賊矣）黃祖自知難免撥馬而走甘甯衝開士卒直趕將來只聽得後面喊聲起處又有數騎趕來甯視之乃程普也甯恐普來爭功慌忙拈弓搭箭背射黃祖祖中箭翻身落馬甯梟其首級回馬與程普合兵一處回見孫權獻黃祖首級（黃祖之死應第七回中事又與前回徐氏祭夫相映射○前孫策能以活黃祖換死孫堅今孫權又能以死黃祖祭死孫堅有子如此孫堅不死矣○不用程普殺之必用甘甯殺之可為不能用人之戒）權命以木匣盛貯待回江東祭獻於亡父靈前重賞三軍陞甘甯為都尉商議欲分兵守江夏張昭曰孤城不可守不如且回江東劉表知我破黃祖必來報仇我以逸待勞必敗劉表表敗而後乘勢攻之荊襄可得也（意不在江夏而在荊襄是舍小而圖大向來子布畫策惟此差強人意）權從其言遂棄江夏班師回

江東蘇飛在檻車內密使人告甘甯求救甯曰飛即不言吾豈忘之（令之忘恩者辜其人之不言甚且惡其人之言之矣）大軍既至吳會權命將蘇飛梟首與黃祖首級一同祭獻甘甯乃入見權頓首哭告曰某向日若不得蘇飛則骨塡溝壑矣安能效命於將軍麾下哉今飛罪當誅某念其昔日之恩情願納還官爵以贖飛罪（甘甯非呂蒙無由見孫權然非蘇飛則無由見呂蒙也追本窮源知恩報德是有血性男子不是無義氣丈夫）權曰彼既有恩於君吾為君赦之但彼若逃去奈何甯曰飛得免誅戮感恩無地豈肯走乎若飛去甯願將首級獻於階下（既願以官爵贖之又願以首級保之如此報德方不負施德之人）權乃赦蘇飛止將黃祖首級祭獻祭畢設宴大會文武慶功正飲酒間只見座上一人大哭而起拔劍在手直取甘甯甯忙舉坐椅以迎之權驚視其人乃凌統也因甘甯在江夏時射死他父親凌操今日相見故欲報仇（方寫孫權報讎便接寫甘甯報恩方寫甘甯報恩又接寫凌統報讎義士之義孝子之孝各各出色）權連忙勸住謂統曰興霸射死卿父彼時各為其主不容不盡力今既為一家人豈可復理舊讎萬事皆看吾面（孫權自欲報讎卻不許凌統報讎似乎不情為甘甯而赦蘇飛獨不為統而殺甘甯似乎偏向然為報讎起見人有恩於為我報讎之人則赦之人而欲殺為我報讎之人則解之情也非偏也）凌統叩頭大哭曰不共戴天之讎豈容不報權與眾官再三勸之凌統只是怒目而視甘甯權即日命甘甯領兵五千戰船一百隻往夏口鎮守以避凌統甯拜謝領兵自往夏口去了（此處寫甘甯往夏口正為後文劉琦請守夏口伏線）權又加封凌統為承烈都尉統只得含恨而止（凌統不曾殺得甘甯固是大讎未報孫權但殺黃祖不曾殺劉表亦止報得一半不若徐氏之報讎為快也然則不獨凌統含恨孫權亦尚含恨）東吳自此廣造戰船分兵守把江岸又命孫靜引一枝軍守吳會孫權自領大軍屯柴桑周瑜日於鄱陽湖教練水軍以備攻戰（讀者至此

（必謂將來孫權與劉表攻戰矣孰知却為與曹操攻戰之地乎）話分兩頭却說玄德差人打探江東消息（遥接前文）回報東吳已攻殺黃祖現今屯兵柴桑玄德便請孔明計議正話間忽劉表差人來請玄德赴荊州議事（不寫玄德要去却寫劉表來請妙甚）孔明曰此必因江東破了黃祖故請主公商議報讐之策也某當與主公同往相機而行自有良策（讀者至此必謂孔明將為劉表畫報讐之策矣孰知後文却偏不與東吳交戰出人意外）玄德從之留雲長守新野令張飛引五百人馬跟隨往荊州來玄德在馬上謂孔明曰今見景升當若何對答孔明曰當先謝襄陽之事他若令主公去征討江東切不可應允但說容歸新野整頓軍馬（此孔明不欲結怨孫權正為後文投託東吳地步）玄德依言來到荊州館驛安下留張飛屯兵城外玄德與孔明入城見劉表禮畢玄德請罪於階下表曰吾已悉知賢弟被害之事當時即欲斬蔡瑁之首以獻賢弟因眾人告免故姑恕之賢弟幸勿見罪玄德曰非干蔡將軍之事想皆下人所為耳（一語將前事輕輕抹過）表曰今江夏失守黃祖遇害故請賢弟共議報復之策玄德曰黃祖性暴不能用人故致此禍（隱然指著甘甯然黃祖不能用甘甯劉表不能用玄德之意殆借黃祖以諷劉表乎）今若興兵南征儻曹操北來又當奈何表曰吾今年老多病不能理事賢弟可來助我我死之後弟便為荊州之主也（前有陶謙讓徐州此有劉表讓荊州遥遥相對）玄德曰兄何出此言量備安敢當此重任孔明以目視玄德玄德曰容徐思良策遂辭出回至館驛孔明曰景升欲以荊州付主公奈何却之玄德曰景升待我恩禮交至安忍乘其危而奪之孔明嘆曰真仁慈之主也（此時玄德若取了荊州省却後來無數手脚矣使非玄德仁慈安得文字曲折）正商議間忽報公子劉琦來見玄德接入琦

泣拜曰繼母不能相容性命只在旦夕望叔父憐而救之（前於徐庶未來之先已早為此處伏下一筆）玄德曰此賢姪家事耳奈何問我孔明微笑玄德求計於孔明孔明曰此家事亮不敢與聞少時玄德送琦出附耳低言曰來日我使孔明回拜賢姪可如此如此彼定有妙計相告（此處不即說明求計之法叙事妙品）琦謝而去次日玄德只推腹痛乃挽孔明代往回拜劉琦孔明允諾來至公子宅前下馬入見公子公子邀入後堂茶罷琦曰琦不見容於繼母幸先生一言相救（此劉琦第一番求計）孔明曰亮客寄於此豈敢與人骨肉之事倘有漏洩為害不淺說罷起身告辭（此孔明第一次推卻○第一次說所以不敢言之故）琦曰既承光顧安敢漫別乃挽留孔明入密室共飲飲酒之間琦又曰繼母不見容乞先生一言救我（此劉琦第二番求計）孔明曰此非亮所敢謀也言訖又欲辭去（此孔明第二次推卻○第二次只一語謝之）琦曰先生不言則已何便欲去孔明乃復坐琦曰琦有一古書請先生一觀（幻甚）乃引孔明登一小樓（自後堂而密室自密室而小樓寫得曲折）孔明曰書在何處琦泣拜曰繼母不見容琦命在旦夕先生忍無一言相救乎（此劉琦第三番求計）孔明作色而起便欲下樓（此孔明第三次推卻○第三次不答一語）只見樓梯已撤去（此玄德附耳低言之計也妙在此處寫出）琦告曰琦欲求教良策先生恐有泄漏不肯出言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出君之口入琦之耳可以賜教矣（此時並無隔屏竊聽之人）孔明曰疎不間親亮何能為公子謀（妙在此時還不肯說又復作難曲折之甚）琦曰先生終不幸教琦乎琦命固不保矣請即死於先生之前乃掣劍欲自刎（此亦玄德附耳低言之計也妙在此處寫出）孔明止之曰已有良計（至此方說亦是水窮山盡絕處逢生）琦拜曰願即賜教孔明曰公子豈不聞申生重耳之事乎申生在內

而亡重耳在外而安（劉琦請孔明覩古書此却是孔明教劉琦觀古書）今黃祖新亡江夏乏人守禦公子何不上言乞屯兵守江夏則可以避禍矣（或笑孔明為劉琦畫策不過是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耳何須如此作難方纔說出不知走非容易使人不知是走方是會走若使人知其走便走不成走不脫矣）琦再拜謝教乃命人取梯送孔明下樓（令之求人畫策者徧會拔短梯一笑）孔明辭別回見玄德具言其事玄德大喜次日劉琦上言欲守江夏劉表猶豫未決請玄德共議玄德曰江夏重地固非他人可守正須公子自往東南之事兄父子當之西北之事備願當之（使劉表當孫權而自當曹操前孔明所教也）表曰近聞曹操於鄴郡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征南之意不可不防（劉表正欲防孫權因玄德說出曹操便順口說防曹操）玄德曰備已知之兄勿憂慮遂拜辭回新野劉表令劉琦引兵三千往江夏鎮守（為後玄德走江夏張本）却說曹操罷三公之職自以丞相兼之以毛玠為東曹椽崔琰為西曹椽司馬懿為文學椽懿字仲達河內溫人也潁州太守司馬雋之孫京兆尹司馬防之子主簿司馬朗之弟也（敘司馬懿獨詳其家世蓋在魏末伐漢之先早為晉之伐魏伏筆妙）自是文官大備乃聚武將商議南征夏侯惇進曰近聞劉備在新野每日教演士卒必為後患可早圖之操即命夏侯惇為都督于禁李典夏侯蘭韓浩為副將領兵十萬直抵博望城以窺新野（不窺荊襄而窺新野操固輕視劉表而重視玄德也）荀彧諫曰劉備英雄今更兼諸葛亮為軍師不可輕敵惇曰劉備鼠輩耳吾必擒之（輕視玄德與曹操相反）徐庶曰將軍勿輕視劉玄德今玄德得諸葛亮為輔如虎生翼矣（用徐庶說妙徐庶不對曹操說却對夏侯惇說又妙）操曰諸葛亮何人也庶曰亮字孔明道號卧龍先生有經天緯地之才出鬼入神之計真當世之奇士非可小覷（此處徐庶讚孔明與前程昱讚徐庶遥遥相對）操曰比公若

何庶曰庶安敢比亮庶如螢火之光亮乃皓月之明也（不忍名亮字孔明）夏侯惇曰元直之言謬矣吾看諸葛亮如草芥耳何足懼哉（惇視孔明與徐庶相拗）吾若不一陣生擒劉備活捉諸葛願將首級獻與丞相操曰汝早報捷書以慰吾心惇奮然辭曹操引軍登程却說玄德自得孔明以師禮待之關張二人不悅曰孔明年幼有甚才學兄長待之太過又未見他真實效驗玄德曰吾得孔明猶魚之得水也（徐庶比孔明以月玄德比孔明以水月可以無螢魚不可以無水）兩弟勿復多言關張見說不言而退一日有人送犛牛尾至玄德取尾親自結帽孔明入見正色曰明公無復有遠志但事此而已耶玄德投帽於地而謝曰吾聊假此以忘憂耳（種菜所以避禍結帽所以忘憂遥遥相對）孔明曰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玄德曰不如也孔明曰明公之眾不過數千人萬一曹兵至何以迎之玄德曰吾正愁此事未得良策孔明曰可速招募民兵亮自教之可以待敵玄德遂招新野之民得三千人孔明朝夕教演陣法（此處民兵正為後文誘敵之用）忽報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萬殺奔新野來了張飛聞知謂雲長曰可着孔明前去迎敵便了正說之間玄德召二人入謂曰夏侯惇引兵到來如何迎敵張飛曰哥哥何不使水去（張飛欲使水去孔明却使火去水火二字前後相照成趣）玄德曰智賴孔明勇須二弟何可推諉關張出玄德請孔明商議孔明曰但恐關張二人不肯聽吾號令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劍印（韓信非挂印登壇不能令樊噲孔明非取劍印不能令關張）玄德便以劍印付孔明孔明遂聚集眾將聽令張飛謂雲長曰且聽令去看他如何調度（未聽令之前先寫翼德要看他如何）孔明令曰博望之左有山名曰豫山右

有林名曰安林可以埋伏軍馬[不識地理者不可以為軍師]雲長可引一千軍往豫山之前先且埋伏等彼軍至放過休敵其輜重糧草必在後面但看南面火起可縱兵出擊就焚其糧草翼德可引一千軍去安林背後山谷中埋伏只看南面火起便可出向博望城舊屯糧草處縱火燒之關平劉封可引五百軍預備引火之物於博望坡後兩邊等候至初更兵到便可放火矣又命於樊城取回趙雲令為前部不要贏只要輸主公自引一軍為後援各須依計而行勿使有失[前叙單福定計取樊城在後文始見今叙孔明用計燒博望在前文說明又是一樣筆法]雲長曰我等皆出迎敵未審軍師却作何事孔明曰我只坐守縣城張飛大笑曰我們都去廝殺你却在家裏坐地好自在[總為後文作襯染]孔明曰劍印在此違令者斬玄德曰豈不聞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二弟不可違令張飛冷笑而去雲長曰我們且看他的計應也不應那時却來問他未遲[既聽令之後又寫雲長要看他如何]二人去了衆將皆未知孔明韜略令雖聽令却都疑惑不定[又寫衆將都未信○前夏侯惇輕孔明是敵人不肯信今衆將疑孔明是自家人亦不肯信先有此兩處不信愈顯得下文奇妙]孔明謂玄德曰主公今日可便引兵就博望山下屯住來日黃昏敵軍必到主公便棄營而走但見火起即回軍掩殺亮與麋竺麋芳引五百軍守縣命孫乾簡雍准備慶喜筵席安排功勞簿伺候[妙極趣極○前後調度用兩番寫叙事入妙]派撥已畢玄德亦疑惑不定[不惟衆人不信連玄德亦未信愈顯得下文奇妙]却說夏侯惇與于禁等引兵至博望分一半精兵作前隊其餘盡護糧車而行[糧車在後正應孔明所言]時當秋月商飈徐起[此非閒筆正為後文火勢襯染]人馬趲行之間望見前面塵頭忽起惇便將人馬擺開

問鄉導官曰此間是何處答曰前面便是博望坡後面是羅口川惇令于禁李典押住陣脚親自出馬陣前遙望軍馬來到惇忽然大笑眾問將軍為何而笑惇曰吾笑徐元直在丞相面前誇諸葛亮為天人今觀其用兵乃以此等軍馬為前部與吾對敵正如驅犬羊與虎豹鬬耳（此是民兵誘敵之故）吾於丞相前誇口要活捉劉備諸葛亮今必應吾言矣（極寫夏侯惇之驕以反襯後文之敗）遂自縱馬向前趙雲出馬惇罵曰汝等隨劉備如孤魂隨鬼耳（驕極矣）雲大怒縱馬來戰兩馬相交不數合雲詐敗而走夏侯惇從後追趕雲約走十餘里回馬又戰不數合又走韓浩拍馬向前諫曰趙雲誘敵恐有埋伏（韓浩一諫文勢一曲）惇曰敵軍如此雖十面埋伏吾何懼哉遂不聽浩言直趕至博望坡一聲礮響玄德自引軍衝將過來接應交戰夏侯惇笑謂韓浩曰此即埋伏之兵也（誰知此處伏兵亦是誘敵）吾今晚不到新野誓不罷兵乃催軍前進玄德趙雲退後便走時天色已晚濃雲密布又無月色晝風既起夜風愈大（先寫月色之暗以反襯後文火光之明先寫風力之大以正襯後文火勢之猛）夏侯惇只顧催軍趕殺于禁李典趕到窄狹處兩邊俱是蘆葦典謂禁曰欺敵者必敗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倘彼用火攻奈何禁曰君言是也吾當往前為都督言之君可止住後軍（前有韓浩之諫此有于禁李典之言文勢又一曲）李典便勒回馬大叫後軍慢行人馬走發那裏攔當得住于禁驟馬大叫前軍都督且住夏侯惇正走之間見于禁從後軍奔來便問何故禁曰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應防火攻夏侯惇猛省即回馬令軍馬勿進（前一路寫風寫林木寫蘆葦讀者至此急欲觀其燒矣乃忽有夏侯惇猛省欲回一

及竟似下文燒不成也者如此曲折試掩卷猜之決猜不着也言未已只聽背後喊聲震起早望見一派火光燒著隨後兩邊蘆亦著一霎時四方八面盡皆是火先寫背後次寫兩邊然後寫四方八面極忙之中卻有次第又值風大火勢愈猛方信前寫秋月商飆不是閒筆曹家人馬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趙雲回軍趕殺夏侯惇冒烟突火而走且說李典見勢頭不好急奔回博望城時火光中一軍攔住當先大將乃關雲長也李典縱馬混戰奪路而走于禁見糧草車輛都被火燒便投小路奔逃去了夏侯蘭韓浩來救糧草正遇張飛前調諸將此處逐一敘出前是布棋此是收着戰不數合張飛一槍刺夏侯蘭於馬下韓浩奪路走脫直殺到天明卻纔收軍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後人有詩曰

博望相持用火攻　指揮如意笑談中　直須驚破曹公胆　初出茅廬第一功

夏侯惇收拾殘軍自回許昌卻說孔明收軍關張二人相謂曰孔明真英傑也惟有前番疑惑乃有此處稱嘆行不數里見糜竺糜芳引軍簇擁著一輛小車車中端坐一人乃孔明也關張下馬拜伏於車前惟有前番輕侮乃有此處拜伏須臾玄德趙雲劉封關平等皆至收聚衆軍把所獲糧草輜重分賞將士班師回新野新野百姓望塵遮道而拜曰吾屬生全皆使君得賢人之力也不寫玄德稱孔明卻寫百姓頌玄德頌玄德甚於頌孔明也孔明回至縣中謂玄德曰夏侯惇雖敗去曹操必自引大軍來玄德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亮有一計可敵曹軍正是

破敵未堪息戰馬　避兵又必賴良謀

未知其計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回　蔡夫人議獻荊州　諸葛亮火燒新野

前自三顧草廬之後便當接火燒博望一篇却夾叙孫權殺黃祖劉琦屯江夏以間之至火燒博望之後便當接火燒新野一篇却夾叙曹操殺孔融劉琮獻荆州以間之蓋幾處同時之事不得詳却一處畧却數處也看他叙新野又叙荆州叙荆州又叙東吳與許昌頭緒多端如一線穿却不見斷續之痕尤妙在叙孔明處補叙禰衡往事叙荆州處詳叙王粲生平偏能於極忙中著此閒筆

劉景升家難與袁本初家難正自彷彿而寫來却無一事相類者何也蓋本初始終愛少子而景升則有臨終立長子之命其不同一也譚尚相攻而劉琮則本有讓琦之心劉琦亦初無伐琮之舉其不同二也譚之降操以長子不得立之故琮之降操則以幼子僭立之故其不同三也譚之降操其臣教之琮之降操雖其臣教之而實其母成之其不同四也冀州為曹操所自奪而荆州則劉琮所獻其不同五也本初之死尚未嘗不訃告譚而景升之死劉琮竟匿而不發其不同六也種種不同求一筆之相犯而不可得豈非天然有此變化之事以成此變化之文也哉

玄德取荆州於劉表病危之時則不正取荆州於劉琮僭立之後則無不正也即謂取荆州於劉琮僭立之時或有不正而取荆州於劉琮降操之日則更無不正也失此不取而使荆州為曹操所有之荆州又為孫權欲得之荆州於是借荆州

分荊州。索荊州。還荊州。遂至遺無數葛藤於後。則皆此卷中一着之錯耳。

孔融才大名高。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曹操之所深忌者。奸雄必去其所忌。而後可以惟我欲為。故稱魏王加九錫之事。必待於融死之後也。當時即無郤慮之譖。而操之欲殺之久矣。綱目書操殺融而存其官。蓋重予之云。

或謂文人無行。文如蔡邕。而失身董卓。文如王粲。而勸降曹操。斯固然矣。然如孔融禰衡之互相稱許。則豈非名稱其實者哉。兩人之志節。實足動義概而忤雄風。然則無行文人之誚。其賴此二人。而一雪斯言與。

凡用計之難。不難在第一次。而難在第二次。當敵人經過一番之後。仍以前法施之。而敵人依舊不覺。則奇莫奇於斯矣。然其前後用法亦微有不同者。前之火純用火。後之火兼用水。若以卦象論之。前卦只是巽為風離為火。後卦乃變成水火既濟者乎。曹操出兵之時。不發令管輅卜之也。

博望之火易料。新野之火難料。何也。博望之火在城外。新野之火在城中。博望之火在林木。新野之火在房屋也。然孔明新野之火。是城中房屋之火。呂布濮陽之火亦是城中房屋之火。而呂布伏兵城中。孔明伏兵城外。火中之伏兵可見。火外之伏兵不可知。則新野之燒。更甚於濮陽矣。況火不足而繼之以水。下邳之水。是白日。白河之水。是黑夜。冀州之水。是灌城。白河之水。是灌軍。愈用愈幻。愈出愈奇。

今日讀者見之。猶目眩神搖。安得當日戰者遇之不魂飛膽落乎。

卻說玄德問孔明求拒曹兵之計。孔明曰。新野小縣。不可久居。近聞劉景升病在危篤。可乘此機會。取彼荊州為安身之地。庶可拒曹操也。玄德曰。公言甚善。但備受景升之恩。安忍圖之。孔明曰。今若不取。後悔何及。（為後文爭荊州伏線）玄德曰。吾甯死不忍作負義之事。孔明曰。且再作商議。卻說夏侯惇敗回許昌。自縛見曹操。伏地請死。操釋之。惇曰。惇遭諸葛亮詭計。用火攻破我軍。操曰。汝自幼用兵。豈不知狹處須防火攻。惇曰。李典于禁曾言及此。悔之不及。操乃賞二人。（兵敗而有賞是曹瞞勝人處）惇曰。劉備如此猖獗。真腹心之患也。不可不急除。操曰。吾所慮者。劉備孫權耳。餘皆不足介意。今當乘此時掃平江南。（因攻劉備就勢帶出孫權為後文赤壁伏線）便傳令起大兵五十萬。令曹仁曹洪為第一隊。張遼張郃為第二隊。夏侯淵夏侯惇為第三隊。于禁李典為第四隊。（仍用夏侯于李如秦穆公之再用三帥）操自領諸將為第五隊。每隊各引兵十萬。又令許褚為折衝將軍。引兵三千為先鋒。（先鋒反敘在後敘法變幻）選定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出師。（幷記其日重其事也）大中大夫孔融諫曰。劉備劉表皆漢室宗親。不可輕伐。（以理言）孫權虎踞六郡。且有大江之險。亦不易取。（以勢言○融意重在二劉帶言孫權）今丞相興此無義之師。恐失天下之望。操怒曰。劉備劉表孫權。皆逆命之臣。豈容不討。（前操止言劉備孫權今亦帶言劉表）遂叱退孔融。下令如有再諫者必斬。孔融出府。仰天嘆曰。以至不仁伐至仁。安得不敗乎。（至仁獨指劉備而表與權又在所輕）時御史大夫郗慮家客聞此言。報知郗慮。慮常被孔融侮慢。心正

恨之乃以此言入告曹操且曰融平日每每狎侮丞相（平日狎侮卻借郗慮口中帶敘出來）又與禰衡相善衡贊融曰仲尼不死融贊衡曰顏回復生（孔禰交與語亦借郗慮口中敘出）向者禰衡之辱丞相乃融使之也（又將禰衡前事一提）操大怒遂命廷尉捕捉孔融融有二子年尚少時方在家對坐弈棋左右急報曰尊君被廷尉執去將斬矣二公子何不急避二子曰破巢之下安有完卵乎（操之殘忍二子早已看透）言未已廷尉又至盡收融家小并二子皆斬之（操之殺禰衡必假手於他人今殺孔融則竟自殺之更不避殺賢士之名矣）號令融屍於市京兆脂習伏屍而哭操聞之大怒欲殺之荀彧曰彧聞脂習常諫融曰公剛直太過乃取禍之道（脂習諫融語卻在荀彧口中補敘出來）今融死而來哭乃義人也不可殺（脂習之哭孔融與王修之哭袁譚正復相似）操乃止習收融父子屍首皆葬之後人有詩讚孔融曰

孔融居北海豪氣貫長虹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此原融幼時語應第十一回中）文章驚世俗談笑侮王公史筆褒忠直存官紀大中（綱目書曰殺太中大夫孔融存其官也）

曹操既殺孔融傳令五隊軍馬次第起行只留荀彧等守許昌卻說荊州劉表病重使人請玄德來託孤玄德引關張至荊州見劉表表曰我病已入膏肓不久便死矣特託孤於賢弟我子無才恐不能承父業我死之後賢弟可自領荊州（陶謙三讓徐州劉表可謂再讓荊州矣）玄德泣拜曰備當竭力以輔賢姪安敢有他意乎正說間人報曹操自統大兵至玄德急辭劉表星夜回新野劉表病中聞此信吃驚不小商議寫遺囑令玄德輔佐長子劉琦為荊州之主（劉表臨死不聽婦人言而立少子雖不能正其始猶能正其終也）蔡夫人聞之大怒關上內門使蔡瑁張

允二人把住外門時劉琦在江夏知父病危來至荊州探病方到門外蔡瑁當住曰公子奉父命鎮守江夏其任至重今擅離職守倘東吳兵至如之奈何若入見主公主公必生嗔怒病將轉增非孝也宜速回（蔡瑁此時但阻琦之見父面不敢害琦者畏玄德之在新野耳）劉琦立於門外大哭一場上馬仍回江夏劉表病勢危篤望劉琦不來至八月戊申日大叫數聲而死（劉表欲立劉琦而不能殺蔡瑁以至如此）後人有詩嘆劉表曰

昔聞袁氏居河朔又見劉君霸漢陽總為牝晨致家累可憐不久盡消亡

劉表既死蔡夫人與蔡瑁張允商議假寫遺囑令次子劉琮為荊州之主（袁紹之妻立少子是順夫之命劉表之妻立少子是逆夫之命蔡氏更劣於劉氏矣）然後舉哀報喪時劉琮年方十四歲頗聰明乃聚眾言曰吾父棄世吾兄現在江夏更有叔父玄德在新野汝等立我為主倘兄與叔興兵問罪如何解釋（劉琮賢於袁尚）眾官未及對幕官李珪答曰公子之言甚善今可急發哀書至江夏請大公子為荊州之主就命玄德一同理事北可以敵曹操南可以拒孫權此萬全之策也（劉表有如此之臣而平日不能重託之乃使蔡瑁掌兵權何其用人之舛誤也）蔡瑁叱曰汝何人敢亂言以逆主公遺命李珪大罵曰汝內外朋謀假稱遺命廢長立幼眼見荊襄九郡送於蔡氏之手故主有靈必當殛汝蔡瑁大怒喝令左右推出斬之李珪至死大罵不絕（李珪其洩冶之流乎）於是蔡瑁遂立劉琮為主蔡氏宗族分領荊州之兵令治中鄧義別駕劉先守荊州蔡夫人自與劉琮前赴襄陽駐紮以防劉琦劉備就葬劉表之棺於襄陽城東漢陽之原竟不訃告劉琦

與玄德（自死至葬而竟不訃告婦人作事舛錯至此宜其亡之速也）劉琮至襄陽方纔歇馬忽報曹操引大軍逕望襄陽而來琮大驚遂請蒯越蔡瑁等商議東曹掾傅巽進言曰不特曹操兵來為可憂今大公子在江夏玄德在新野我皆未往報喪若彼興兵問罪荊襄危矣巽有一計可使荊襄之民安如泰山又可保全主公名爵（不憂曹操而憂玄德劉琦則其計可知矣）琮曰計將安出巽曰不如將荊襄九郡獻與曹操操必重待主公也（李珪既殺此傅巽之言所由來也）琮叱曰是何言也孤受先君之基業坐尚未穩豈可便棄之他人（劉琮賢於袁譚）蒯越曰傅公悌之言是也夫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今曹操南征北討以朝廷為名主公拒之其名不順且主公新立外患未寧內憂將作荊襄之民聞曹兵至未戰而膽先寒安能與之敵哉（蒯越常助蔡瑁謀害玄德宜其有此論若蒯良在而必不至此）琮曰諸公之言非我不從但以先君之業一旦棄與他人恐貽笑於天下耳（傅蒯二人志不及此十四歲兒）言未已一人昂然而進曰傅公悌蒯異度之言甚善何不從之眾視之乃山陽高平人姓王名粲字仲宣粲容貌瘦弱身材短小幼時往見中郎蔡邕時邕高朋滿座聞粲至倒履迎之賓客皆驚曰蔡中郎何獨敬此小子耶邕曰此子有異才吾不如也（蔡邕之敬王粲如孔融之重禰衡然王蔡二人不如孔禰二人多矣）粲博聞強記人皆不及嘗觀道旁碑文一過便能記誦觀人弈棋棋局亂粲復為擺出不差一子又善算術其文詞妙絕一時年十七辟為黃門侍郎不就後因避亂至荊襄劉表以為上賓（忽敘王粲生平忙中偏有此閒筆）當日謂劉琮曰將軍自料比曹公何如琮曰不如也（與玄德孔明問答語相似一則商議備敵一則商議降敵語同而意不同）粲曰曹公兵多將勇足智多

謀擒呂布於下邳摧袁紹於官渡逐劉備於隴右破烏桓於白登（又將曹操前事於此總叙一遍）梟除蕩定者不可勝計今以大軍南下荆襄勢難抵敵傅巽蒯越二君之謀乃長策也將軍不可遲疑致生後悔（文人不可與謀國事如此）琮曰先生見教極是但須稟告母親知道只見蔡夫人從屏後轉出（慣立屏後竊聽人語此婦人惡態）謂琮曰既是仲宣公悌異度三人所見相同何必告我（我不怪婦人同此三人之見却怪三人不異婦人之見）於是劉琮意決便寫降書令宋忠潛地往曹操軍前投獻宋忠領命直至宛城接着曹操獻上降書操大喜重賞宋忠分付教劉琮出城迎接便着他永為荆州之主（假話騙小兒）宋忠拜辭曹操取路回荆襄將欲渡江忽見一枝人馬到來視之乃關雲長也宋忠迴避不及被雲長喚住細問荆州之事忠初時隱諱後被雲長盤問不過只得將前後事情一一實告雲長大驚隨捉宋忠至新野見玄德備言其事玄德聞之大哭（此哀劉表而哭非畏曹操而哭也）張飛曰事已如此可先斬宋忠隨起兵渡江奪了襄陽殺了蔡氏劉琮然後與曹操交戰（快人快語）玄德曰你且緘口我自有斟酌乃叱宋忠曰你知眾人作事何不早來報我今雖斬汝無益於事可速去（宋忠且不殺豈肯殺劉琮母子乎）忠拜謝抱頭鼠竄而去玄德正憂悶間忽報公子劉琦差伊籍到來玄德感伊籍昔日相救之恩降階迎之再三稱謝（照顧前文）伊籍曰大公子在江夏聞荆州已故蔡夫人與蔡瑁等商議不來報喪竟立劉琮為主公子差人往襄陽探聽回說是實恐使君不知特差某賫哀書呈報求使君盡起麾下精兵同往襄陽問罪（劉琦求助於劉備與袁譚之求助於曹操大不相同）玄德看書畢謂伊

籍曰機伯只知劉琮僭立更不知劉琮已將荆襄九郡獻與曹操矣（本是伊籍報玄德信却反是玄德報伊籍信）籍大驚曰使君何從知之玄德具言拏獲宋忠之事籍曰若如此使君不如以弔喪為名前赴襄陽誘劉琮出迎就便擒下誅其黨類則荆州屬使君矣（最是善策）孔明曰機伯之言是也主公可從之玄德垂淚曰吾兄臨危託孤於我今若執其子而奪其地異日死於九泉之下何面目復見我兄乎（劉琮既降曹操則玄德非取荆州於劉琮而取荆州於曹操也何尚以劉表為言乎○前劉表讓之而不取失一機會今劉琦失之而不取又失一機會）孔明曰如不行此事今曹兵已至宛城何以拒敵玄德曰不如走樊城以避之（幾與屯小沛時同一局面）正商議間探馬飛報曹兵已到博望了玄德慌忙發付伊籍回江夏整頓軍馬一面與孔明商議拒敵之計孔明曰主公且寛心前番一把火燒了夏侯惇大半人馬今番曹軍又來必教他中這條計（不說出何計正使人猜測不出）我等在新野住不得了不如早到樊城去便差人四門張榜曉諭居民無論老幼男女願從者即於今日皆跟我往樊城暫避不可自誤（挈民同走又是一樣走法）差孫乾往河邊調撥船隻救濟百姓差糜竺護送各官家眷到樊城（先言百姓後及各官家眷足見愛民之至）一面聚諸將聽令先教雲長引一千軍去白河上流頭埋伏各帶布袋多裝沙土遏住白河之水至來日三更後只聽下流頭人喊馬嘶急取起布袋放水渰之却順水殺將下來接應（前翼德曰何不使水去今番真是使水去了）又喚張飛引一千軍去博陵渡口埋伏此處水勢最慢曹軍被渰必從此逃難可便乘勢殺來接應（第二次調撥又在水邊）又喚趙雲引軍三千分為四隊自領一隊伏於東門外其三隊分伏西南北三門却先於

城內人家屋上。多藏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曹軍入城。必安歇民房。來日黃昏後。必有大風。（不知天時者不可以為軍師）但看風起。便令西南北三門伏軍。盡將火箭射入城去。待城中火勢大作。卻於城外吶喊助威。（第三次調撥方用火攻。○既以風力助火勢。又以人聲助火威。自然分外猛烈）只留東門放他出走。汝卻於東門外從後擊之。（一從後擊之。妙。趕他到水邊去）天明會合關張二將。收軍回樊城。（又先算定收兵時候）再令糜芳劉封二人帶二千軍。一半紅旗。一半青旗。（紅屬火。青屬木。木能生火）去新野城外三十里鵲尾坡前屯住。一見曹軍到。紅旗軍走在左。青旗軍走在右。他心疑必不敢追。汝二人卻去分頭埋伏。只望城中火起。便可追殺敗兵。然後卻來白河上流頭接應。（前三次調撥已完。不想又有此一段在後。奇妙。○前一人一撥。此兩人同撥）孔明分撥已定。乃與玄德登高瞭望。只候捷音。（為下文登高對坐飲酒伏筆）卻說曹仁曹洪。引軍十萬為前隊。前面已有許褚引三千鐵甲軍開路。浩浩蕩蕩。殺奔新野來。是日午牌時分。來到鵲尾坡。（午為火位。鵲應朱雀。正為下文點染）望見坡前一簇人馬。盡打青紅旗號。許褚催軍向前。劉封糜芳分為四隊。青紅旗各歸左右。（前於第四次調撥此卻於第一次出現）許褚勒馬。教且休進。前面必有伏兵。我兵只在此處住下。許褚一騎馬飛報前隊曹仁。曹仁曰。此是疑兵。必無埋伏。可速進兵。我當催軍繼至。許褚復回坡前。提兵殺入。至林下追尋時。不見一人。時日已墜西。（自午至晚。漸漸敘到夜來。卻有次第）許褚方欲前進。只聽得山上大吹大擂。抬頭看時。只見山頂上一簇旗。旗叢中兩把傘蓋。左玄德。右孔明。二人對坐飲酒。（相對飲酒。不是賞酒。定是看烟火）許褚大怒。引軍尋路上山。山上擂木礮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又聞山後喊聲大震。欲尋路廝殺。天色

己晚（晚己）曹仁領兵到，教且奪新野城歇馬。軍士至城下時，只見四門大開。曹兵突入，並無阻當，城中亦不見一人，竟是一座空城了。（誰知以此空城作爐竈）曹洪曰：此是勢孤計窮，故盡帶百姓逃竄去了。我軍權且在城安歇，來日平明進兵。此時各軍走乏，都已饑餓，皆去奪房造飯。曹仁曹洪就在衙內安歇。（已入火甕中矣）初更以後，（初更）狂風大作。（未寫火先寫風）守門軍士飛報火起。曹仁曰：此必軍士造飯不小心，遺漏之火，不可自驚。說猶未了，接連幾次飛報西南北三門皆火起。（不見兵只見火，奇幻）曹仁急令眾將上馬時，滿縣火起，上下通紅。是夜之火，更勝前日博望燒屯之火。（急將前事對照以應上文，妙甚）後人有詩嘆曰：

奸雄曹操守中原，九月南征到漢川。風伯怒臨新野縣，祝融飛下焰摩天。

曹仁引眾將突烟冒火，尋路奔走，聞說東門無火，急急奔出東門。軍士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曹仁等方纔脫得火厄，背後一聲喊起，趙雲引軍趕來混戰。（前於第三次調撥，此於第二次出現）敗軍各逃性命，誰肯回身廝殺？正奔走間，糜芳引一軍至，又衝殺一陣。曹仁大敗，奪路而走，劉封又引一軍截殺一陣。（糜劉二人前已於第一次出現，今於第三第四次又出現。前則一齊出現，此則次第出現）到四更時分，（四更）人馬困乏，軍士大半焦頭爛額，奔至白河邊，喜得河水不甚深，（上流頭有灰布袋故也）人馬都下河喫水，人相喧嚷，馬盡嘶鳴。却說雲長在上流用布袋遏住河水，黃昏時分，望見新野火起。（補黃昏一句，妙甚）至四更，忽聽得下流頭人語馬嘶，急令軍士一齊掣起布袋，水勢滔天，望下流衝去，曹軍人馬俱溺於水中，死者極多。（前於第一次調撥，今却於第五次出現。既用火燒，又用水浸，十萬之眾不為灰定為泥矣）曹仁引

衆將望水勢慢處奪路而走。行到博陵渡口。只聽喊聲大起。一軍攔路。當先大將乃張飛也。大叫曹賊快來納命。前於第二次調撥令却於第六次出現。看他敘得前後參差有勢却又一筆不亂曹軍大驚。正是

城內纔看紅焰吐。水邊又遇黑風來。未知曹仁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一回　劉玄德攜民渡江　趙子龍單騎救主

前孔明教劉琦是走爲上計。今教玄德亦是走爲上計。然劉琦之走得免於難。玄德之走幾不免於難。其故何也。則皆玄德不忍之心爲之累耳。若非不忍於劉表則可以不走。若非不忍於劉琮則又可以不走。即走矣。若非不忍於百姓則猶可以輕於走。捷於走。脫然於走。其走而及於難者。乃玄德之過於仁。而非孔明之疏於計也。

蔡氏之死。天不假手於玄德。劉琮之死。天不假手於劉琦。而殺之者乃是曹操。此造物者之巧也。然操於張繡之降則不殺。於張魯之降則不殺。即於袁譚之初降而未叛。則亦不遽殺。而獨於劉琮母子則必殺之而後已。其故何也。曰琮之意在永保荆州。失之則悔。悔則必怨。怨則舊臣之未降者或將噓餘燼以復燃。則可慮者一。即其臣之已降者。見故主尚在。亦將懷二心以圖我。則可慮者二。且操方欲下江南。而琮或復與琦合。將結劉備以爲我肘腋之患。則可慮者三。操之籌此至熟矣。琮即欲不死。豈可得哉。

檀溪之役。子龍以三百人而不能救玄德。長坂之役。子龍以單騎而獨能救阿斗。事之不可知者也。關公之保二夫人。歷過五關而皆得無恙。子龍之保二夫人。止

過長坂而不能兩全。又事之不可知者也。或謂檀溪不關龍馬之力。當陽亦豈虎將之功。天也非人也。我謂關公盡事兄之節。子龍竭救主之忠。天也亦人也。玄德棄荊州。既失其地利。猶幸邀天之祐。得人之助爾。

孫策之知太史慈。不以新降而疑其詐。玄德之信子龍。不以臨難而疑其違。一則投契於一時。一則孚信於平日也。大約文字之妙。多在逆翻處。不有糜芳之告。翼德之疑。則玄德之識不奇。子龍之忠亦不顯。三國敘事之法。往往善於用逆。所以絕勝他書。

文有伏綫之妙。玄德之取長沙。魏延之救黃忠。尚隔數卷。而此處襄陽城外。早有一魏延。忽然而來。忽然而去。在此時初無補於玄德。初無益於襄陽。而孰知預為後日之用。真奇事奇文。

徐氏以不死報夫仇。糜氏以一死全夫嗣。皆賢妻也。吳夫人臨死托壯子於良臣。糜夫人臨死托幼子於猛將。皆賢母也。然死更難於不死。臨難之托子。更難於平時之托子。則糜夫人之賢。則又在東吳兩婦人之上。

凡敘事之難。不難在聚處。而難在散處。如當陽長坂一編。玄德與衆將及二夫人。並阿斗。東三西四。七斷八續。詳則不能加詳。略又不可偏略。庸筆至此。幾於束手。今作者將糜芳中箭。在玄德眼中敘出。簡雍著槍。糜竺被縛。在趙雲眼中敘出。二

夫人棄車步行。在簡雍口中敘出。簡雍報信。在翼德口中敘出。甘夫人下落。則借軍士口中詳之。糜夫人及阿斗下落。則借百姓口中詳之。歷落參差。一筆不忙。一筆不漏。又有旁筆寫秋風。寫秋夜。寫曠野哭聲。將數千兵及數萬百姓。無不點綴描畫。予嘗讀史記至項羽垓下一戰。寫項羽。寫虞姬。寫楚歌。寫九里山。寫八千子弟。寫韓信調兵。寫衆將十面埋伏。寫烏江自刎。以為文章紀事之妙。莫有奇於此者。及見三國當陽長坂之文。不覺嘆龍門之復生也。

却說張飛因關公放了上流水。遂引軍從下流殺將來。截住曹仁混殺。忽遇許褚。便與交鋒。許褚不敢戀戰。奪路走脫。張飛趕來。接著玄德孔明。一同沿河到上流。劉封糜芳已安排船隻等候。遂一齊渡河。盡望樊城而去。孔明教將船筏放火燒毀。（水上之火又其餘勢）却說曹仁。收拾殘軍。就新野屯住。使曹洪去見曹操。具言失利之事。操大怒曰。諸葛村夫。安敢如此。催動三軍。漫山塞野。盡至新野下寨。傳令軍士。一面搜山。一面填塞白河。令大軍分作八路。一齊去取樊城。（前是五隊今變作八路）劉曄曰。丞相初至襄陽。必須先買民心。今劉備盡遷新野百姓入樊城。若我兵徑進。二縣為虀粉矣。不如先使人招降劉備。備即不降。亦可見我愛民之心。（此句是正意）若其來降。則荊州之地。可不戰而定也。（此句是陪說）操從其言。便問誰可為使。劉曄曰。徐庶與劉備至厚。今現在軍中。何不命他一往。操曰。他去恐不復來。曄曰。他若不來。貽笑於人矣。丞相勿疑。（前者賺徐庶程昱料其必來今者遣徐庶劉曄料其必返前後相映）

操乃召徐庶至謂曰我本欲踏平樊城奈憐衆百姓之命公可往說劉備如肯來降免罪賜爵若更執迷軍民共戮玉石俱焚吾知公忠義故特使公往願勿相負（明知備之不降而招之又明知庶之不勸備降而遣之皆詐也不過先禮後兵以示虛惠於百姓耳）徐庶受命而行至樊城玄德孔明接見共訴舊日之情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使君乃假買民心也今彼分兵八路塡白河而進樊城恐不可守宜速作行計（不待徐庶教之行而孔明之行計已定矣）玄德欲留徐庶庶謝曰某若不還恐惹人笑某今老母已喪抱恨終天身雖在彼誓不為設一謀公有臥龍輔佐何愁大業不成庶請辭（若無臥龍輔佐此時徐庶亦不留乎或曰徐庶孝子也母雖死而墳墓在焉故不敢絕操耳）玄德不敢强留徐庶辭回見了曹操言玄德並無降意操大怒即日進兵玄德問計於孔明孔明曰可速棄樊城取襄陽暫歇（本意在襄陽孰知下文偏不是襄陽）玄德曰奈百姓相隨許久安忍棄之孔明曰可令人遍告百姓有願隨者同去不願者留下先使雲長往江岸整頓船隻令孫乾簡雍在城中聲揚曰今曹兵將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願隨者便同過江（若是此時不告百姓潛師宵遁則後來必不為曹操所追及矣）兩縣之民齊聲大呼曰我等雖死亦願隨使君（此之謂人和）即日號泣而行扶老攜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河兩岸哭聲不絕玄德於船上望見大慟曰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難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或曰玄德之欲投江與曹操之買民心一樣俱是假處然曹操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為假雖同一假也而玄德勝曹操多矣）左右急救止聞者莫不痛哭船到南岸回顧百姓有未渡者望南而哭玄德急令雲長催船渡之方纔上馬（不攜百姓則已既已攜之豈可攜其半而棄其半則催船更渡乃必然之勢也）行至襄陽東門只見城上遍插旌旗壕邊密布鹿角玄德勒馬大

吽曰。劉琮賢姪。吾但欲救百姓。並無他念。可快開門。（亦以百姓動之）劉琮聞玄德至。懼而不出。蔡瑁張允。徑來敵樓上。叱軍士亂箭射下。城外百姓。皆望敵樓而哭。（劉琮拒玄德則不義棄百姓則不仁）城中忽有一將。引數百人徑上城樓。大喝蔡瑁張允。賣國之賊。劉使君乃仁德之人。今為救民而來投。何得相拒。（突如其來伊何人哉）衆視其人。身長八尺。面如重棗。乃義陽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長。（魏延之歸玄德尚在十數回之後却早於此處現出妙）當下魏延。輪刀砍死守門將士。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大吽劉皇叔。快領兵入城。共殺賣國之賊。（讀者至此謂蔡瑁張允此時必死而玄德此時必入襄陽矣）張飛便躍馬欲入。玄德急止之曰。休驚百姓。（處處以百姓為重）魏延只顧招呼玄德軍馬入城。只見城內一將飛馬引軍而出。大喝魏延無名小卒。安敢造亂。認得我大將文聘麼。（忽然又遇一阻隔奇絕）魏延大怒。提刀躍馬。便來交戰。兩下軍兵在城邊混殺。喊聲大震。玄德曰。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願入襄陽。（處處以百姓為重）孔明曰。江陵乃荊州要地。不如先取江陵為家。（本要取江陵誰知後文又不是江陵）玄德曰。正合吾心。於是引着百姓。盡離襄陽。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陽城中百姓。多有乘亂逃出城來。跟玄德而去。（此之謂人和）魏延與文聘交戰。從巳至未。兩下兵卒皆已折盡。延乃撥馬而逃。却尋不見玄德。自投長沙太守韓玄去了。（為後救黃忠伏綫）却說玄德同行軍民十餘萬。大小車數千輛。挑擔背負者不計其數。路過劉表之墓。玄德率衆將拜於墓前。哭告曰。辱弟備無德無才。負兄寄託之重。罪在備一身。與百姓無干。望兄英靈。垂救荊襄之民。言甚悲切。軍民無不下淚。（曹操哭袁紹之墓是假哭玄德哭劉表之墓是真哭○雖為劉表而哭却為百姓而哭處處以百姓為重）忽哨馬報說曹操大

軍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筏即日渡江趕來也眾將皆曰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擁民眾數萬日行十餘里似此幾時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為上玄德泣曰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人歸我奈何棄之（不攜百姓則已既已攜之豈可攜於前而棄於後到底同行亦必然之勢也）百姓聞玄德此言莫不傷感後人有詩讚之曰

臨難仁心存百姓　登舟揮淚動三軍
至今憑弔襄江口　父老猶然憶使君

却說玄德擁着百姓緩緩而行孔明曰追兵不久即至可遣雲長往江夏求救於公子劉琦教他速起兵乘船會於江陵（方知前日為劉琦畫策已早為今日玄德伏綫）玄德從之即修書令雲長同孫乾帶五百軍往江夏求救令張飛斷後（為長坂橋伏綫）趙雲保護老小（為當陽伏筆）其餘俱管顧百姓而行（處處以百姓為重）每日只走十餘里便歇却說曹操在樊城使人渡江至襄陽召劉琮相見琮懼怕不敢往見蔡瑁張允請行王威密告琮曰將軍既降玄德又走曹操必懈弛無備願將軍奮發奇兵設於險處擊之操可獲矣獲操則威震天下中原雖廣可傳檄而定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王威此計妙不可言劉琮若能行之是一時快事劉琮即不行之亦千古快談）琮以其言告蔡瑁瑁叱王威曰汝不知天命安敢妄言威怒罵曰賣國之徒吾恨不生啖汝肉瑁欲殺之蒯越勸止（李珪死而王威不死亦僥倖耳）瑁遂與張允同至樊城拜見曹操瑁等辭色甚是諂佞操問荊州軍馬錢糧今有多少瑁曰馬軍五萬步軍十五萬水軍八萬共二十八萬錢糧大半在江陵其餘各處亦足供給一載（既有如此之兵糧而不修戰具蔡瑁非人哉）操曰戰船多少原是何人管領瑁曰

大小戰船共七千餘隻。原是瑁等二人掌管。操遂加瑁為鎮南侯水軍大都督。張允為助順侯水軍副都督。（為赤壁伏綫）二人大喜拜謝。（狗才）操又曰。劉景升既死。其子降順。吾當表奏天子。使永為荊州之主。（連許兩番誑知都是假話）二人大喜而退。荀攸曰。蔡瑁張允乃諂佞之徒。主公何遂加以如此顯爵。更教都督水軍乎。操笑曰。吾豈不識人。止因吾所領北地之衆。不習水戰。故且權用此二人。待成事之後。別有理會。（奸雄用人全是權詐可恨可畏）却說蔡瑁張允歸見劉琮。具言曹操許保奏將軍永鎮荊襄。琮大喜。次日與母蔡夫人。齎捧印綬兵符。親自渡江。拜迎曹操。（大事去矣）操撫慰畢。即引隨征軍將。進屯襄陽城外。蔡瑁張允令襄陽百姓。焚香拜接。曹操俱用好言撫諭。（百姓焚香是沒奈何曹操撫諭是了世事）入城至府中坐定。即召蒯越近前撫慰曰。吾不喜得荊州。喜得異度也。（老奸）遂封蒯越為江陵太守樊城侯。傅巽王粲等。皆為關內侯。（二人前勸劉琮降操正為此耳）而以劉琮為青州刺史。便教起程。（兩次詐許今番變卦毒極）琮聞命大驚。辭曰。琮不願為官。願守父母鄉土。操曰。青州近帝都。教你隨朝為官。免在荊襄被人圖害。琮再三推辭。曹操不准。琮只得與母蔡夫人同赴青州。只有故將王威相隨。其餘官員俱送至江口而回。（劉琮此時行旅之況更慘于玄德矣）操喚于禁囑付曰。你可引輕騎追劉琮母子殺之。以絕後患。（慈極亦勢之所必然）于禁得令。領衆趕上。大喝曰。我奉丞相令。教來殺汝母子。可早納下首級。蔡夫人抱劉琮而大哭。（早知今日悔不當初欲再從屏風後窃聽賓客之語豈可得哉雖然呂布之妻嚴氏袁紹之妻劉氏皆被曹操取至許都則蔡夫人之見殺猶為死得乾淨也）于禁喝令軍士下手。王威奮怒。奮力相鬭。竟被衆軍所殺。（冀州死節者有沮受審配荊州死節者推王威）

一人軍士殺死劉琮及蔡夫人于禁回報曹操操重賞于禁便使人往隆中搜尋孔明妻小却不知去向原來孔明先已令人搬送至三江內隱避矣（徐庶之母被執而孔明之家杳然畢竟臥龍妙人勝元直十倍）操深恨之襄陽既定荀攸進言曰江陵乃荊襄重地錢糧極廣劉備若據此地急難搖動操曰孤豈忘之隨命於襄陽諸將中選一員引軍開道諸將中却獨不見文聘操使人尋問方纔來見操曰汝來何遲對曰為人臣而不能使其主保全境土心實悲慚無顏早見耳言訖欷歔流涕（與袁紹之谷王修等相類）操曰真忠臣也除江夏太守賜爵關內侯便教引軍開道探馬報說劉備帶領百姓日行止十數里計程只有三百餘里（已行過一月矣）操教各部下精選五千鐵騎星夜前進限一日一夜赶上劉備（以一日一夜赶一月之程兵雖鋭而亦疲矣）大軍陸續隨後而進却說玄德引十數萬百姓三千餘軍馬一程程挨著往江陵進發趙雲保護老小張飛斷後（將二人再點一句為後文伏綫）孔明曰雲長往江夏去了絕無回音不知若何玄德曰敢煩軍師親自走一遭劉琦感公昔日之教今若見公親至事必諧矣孔明允諾便同劉封引五百軍先往江夏求救去了（關公既去孔明又行止剩張趙二將矣）當日玄德自與簡雍糜竺糜芳同行正行間忽然一陣狂風就馬前刮起塵土沖天平遮紅日（欲寫兵來先寫風報使人凛凛）玄德驚曰此何兆也簡雍頗明陰陽袖占一課失驚曰此大凶之兆也應在今夜主公可速棄百姓而走玄德曰百姓從新野相隨至此吾安忍棄之（處處以百姓為重）雍曰主公若戀而不棄禍不遠矣玄德問前面是何處左右答曰前面是當陽縣有座山名為景山玄

德便教就此山紮住時秋末冬初涼風透骨黃昏將近哭聲遍野（嘗讀李陵書曰涼秋九月時聞悲風蕭條之聲又讀李華弔古戰場文曰往往鬼哭天陰則聞未嘗不慨然悲之也今此處兼彼二語倍覺淒涼○秋末冬初一句早為後文赤壁借風作襯）至四更時分只聽得西北喊聲震地而來玄德大驚急上馬引本部精兵二千餘人迎敵曹兵掩至勢不可當玄德死戰正在危迫之際幸得張飛引軍至殺開一條血路救玄德望東而走文聘當先攔住玄德罵曰背主之賊尚有何面目見人文聘羞慚滿面引兵自投東北去了（文聘尚有良心）張飛保著玄德且戰且走奔至天明聞喊聲漸漸遠去玄德方纔歇馬看手下隨行人止有百餘騎百姓老小並糜竺糜芳簡雍趙雲等一干人皆不知下落（此處寫得七零八落後文一一點出）玄德大哭曰十數萬生靈皆因戀我遭此大難諸將及老小皆不知存亡雖土木之人寧不悲乎（先言百姓次言諸將老小處處以百姓為重）正悽惶間忽見糜芳面帶數箭踉蹌而來（糜芳帶箭在玄德眼中敘出極省筆）口言趙子龍反投曹操去了也（將寫趙雲盡忠卻報趙雲降操是借糜芳口中反襯下文）玄德叱曰子龍是吾故交安肯反乎（玄德之言是正襯下文）張飛曰他今見我等勢窮力盡或者反投曹操以圖富貴耳（糜芳不知趙雲張飛亦疑趙雲不獨反襯玄德之識正反襯趙雲之忠）玄德曰子龍從我於患難心如鐵石非富貴所能動搖也（知心之語）糜芳曰我親見他投西北去了（此卻何故）張飛曰待我親自尋他去若撞見時一槍刺死（讀者至此為趙雲寒心）玄德曰休錯疑了豈不見你二兄誅顏良文醜之事乎（白馬解圍事已隔數回至此忽然一提）子龍此去必有事故吾料子龍必不棄我也張飛那裡肯聽引二十餘騎至長坂橋見橋東有一帶樹木飛生一計教所從二十餘騎都砍下樹枝拴在馬尾上在樹林內往來馳騁衝起

塵土以為疑兵（翼德漸能用智想為孔明陶鎔故也）飛却親自横矛立馬於橋上向西而望（寫得有聲勢○此處權接下張飛以下单敍趙雲）却說趙雲自四更時分與曹軍厮殺往來衝突殺至天明尋不見玄德又失了玄德老小雲自思曰主人將甘糜二夫人與小主人阿斗託付在我身上今日軍中失散有何面目去見主人不如去決一死戰好歹要尋主母與小主人下落（方殺明不歸東南投往西北之故）回顧左右只有三四十騎相隨雲拍馬在亂軍中尋覓二縣百姓號哭之聲震天動地中箭着槍抛男棄女而走者不計其數（將寫二夫人先寫兩縣百姓是以旁筆佐正筆）趙雲正走之間見一人臥在草中視之乃簡雍也（借趙雲眼中敍出簡雍又省筆）雲急問曰曾見兩位主母否雍曰二主母棄了車仗抱阿斗而走我飛馬趕去轉過山坡被一將刺了一槍跌下馬來馬被奪了去我爭鬬不得故臥在此（糜芳中箭簡雍着槍作兩縣敍法又妙在二夫人先借簡雍口中點出）雲乃將從人所騎之馬借一匹與簡雍騎坐又著二卒扶護簡雍先去報與主人我上天入地好歹尋主母與小主人來如尋不見死在沙場上也說罷拍馬望長坂坡而去（妙在不敍簡雍一邊歸報只敍趙雲一面去尋）忽一人大叫趙將軍那裡去雲勒馬問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乃劉使君帳下護送車仗的軍士被箭射倒在此趙雲便問二夫人消息軍士曰恰纔見甘夫人披頭跣足相隨一夥百姓婦女投南而走（甘夫人下落借軍士口中敍出又省筆○簡雍說兩个夫人俱未有下落軍士只說一个夫人却有下落俱妙）雲見說也不顧軍士急縱馬望南趕去（寫趙雲心忙無暇更救軍士不但簡雍與軍士輕重有別甘夫人與軍士緩急更殊也）只見一夥百姓男女數百人相攜而走雲大叫曰內中有甘夫人否夫人在後面望見趙雲放聲大哭雲下馬插槍而泣曰使主

母失散雲之罪也糜夫人與小主人安在甘夫人曰我與糜夫人被逐棄了車仗雜於百姓內步行（與簡雍語相應）又撞見一枝軍馬沖散糜夫人與阿斗不知何往我獨自逃生至此（糜夫人失散借甘夫人口中點出又省筆）正言間百姓發喊又撞出一枝軍來趙雲拔槍上馬看時面前綁著一人乃糜竺也（糜竺被縛借趙雲眼中點出又省筆　糜芳中箭簡雍著槍糜竺被縛寫得參差歷落妙）背後一將手提大刀引著千餘軍乃曹仁部將淳于導拏住糜竺正要解去獻功（補敘明白筆法變換）趙雲大喝一聲挺槍縱馬直取淳于導導抵敵不住被雲一槍刺落馬下向前救了糜竺奪得馬二匹雲請甘夫人上馬殺開條血路直送至長坂坡只見張飛橫矛立馬於橋上大叫子龍你如何反我哥哥（此時已知不反又聞一句為上文餘波）雲曰我尋不見主母與小主人因此落後何言反耶飛曰若非簡雍先來報信我今見你怎肯干休也（簡雍報信借翼德口中補敘出來又極省筆）雲曰主公在何處飛曰只在前面不遠雲謂糜竺曰糜子仲保甘夫人先行待我仍尋覓糜夫人與小主人去言罷引數騎再回舊路（妙在此時不即見玄德）正走之間見一將手提鐵槍背著一口劍引十數騎躍馬而來趙雲更不打話直取那將交馬只一合把那將一槍刺倒從騎皆走原來那將乃曹操隨身背劍之將夏侯恩也（本為曹操背劍今為趙雲送劍）曹操有寶劍二口一名倚天一名青虹倚天劍自佩之青虹劍令夏侯恩佩之那青虹劍砍鐵如泥鋒利無比（補敘寶劍來歷又以倚天陪青虹）（急中偏有此緩筆忙中偏有此閒筆）當時夏侯恩自恃勇力背著那劍只顧引人搶奪擄掠不想撞著趙雲被他一槍刺死奪了那口劍看靶上有金嵌青虹二字方知是寶劍也（再補寫寶劍一句）雲插劍

提槍復殺入重圍回顧手下從騎已沒一人只剩得孤身（得了寶劍失了從騎）雲並無半點退心只顧往來尋覓但逢百姓便問糜夫人消息忽一人指曰夫人抱著孩兒左腿上著了槍行走不得只在前面牆缺內坐地（甘夫人下落用軍士報信糜夫人下落又用百姓報信又省筆）趙雲聽了連忙追尋只見一個人家被火燒壞土牆糜夫人抱著阿斗坐於牆下枯井之旁啼哭（先將土牆枯井於此一逗妙）雲急下馬伏地而拜夫人曰妾得見將軍阿斗有命矣望將軍可憐他父親飄蕩半世只有這點骨血將軍可護持此子教他得見父面妾死無恨（言之傷心聞之酸鼻○阿斗乃甘夫人所生而患難之中糜夫人能爲將付託勝如己出更自難得）雲曰夫人受難雲之罪也不必多言請夫人上馬雲自步行死戰保夫人透出重圍糜夫人曰不可將軍豈可無馬（人知玄德過檀溪不可無馬不知趙雲過當陽亦不可無馬）此子全賴將軍保護妾已重傷死何足惜望將軍速抱此子前去勿以妾爲累也（好夫人）雲曰喊殺將近追兵已至請夫人速速上馬糜夫人曰妾身委實難去休得兩誤乃將阿斗遞與趙雲曰此子性命全在將軍身上（人知臨列在白帝城托阿斗於孔明不知糜夫人在長坂坡托阿斗於子龍一樣付托之重）趙雲三回五次請夫人上馬夫人只不肯上馬四邊喊殺又起雲厲聲曰夫人不聽吾言追軍若至爲之奈何（勢迫事險心忙語急寫來如畫）糜夫人乃棄阿斗於地翻身投入枯井中而死（人但知趙雲不惜死以保其主不知糜夫人不惜死以保其子趙雲固奇男子糜夫人亦奇婦人）後人有詩讚之曰

戰將全憑馬力多
步行怎把幼君扶
拚將一死存劉嗣
勇決還虧女丈夫

趙雲見夫人已死恐曹軍盜屍便將土牆推倒掩蓋枯井（土牆枯井前先點出此處便不突然可見其用筆關細）掩訖

解開勒甲縧放下掩心鏡將阿斗抱護在懷（呂布馱女兒在背甚是累墜趙雲裹阿斗在懷甚是輕便）綽槍上馬早有一將引一隊步軍至（來得如此危急愈見糜夫人一死之妙）乃曹洪部將晏明也持三尖兩刃刀來戰趙雲不三合被趙雲一槍刺倒殺散眾軍衝開一條路正走間前面又一枝軍馬攔路當先一員大將旗號分明大書河間張郃雲更不答話挺槍便戰約十餘合雲不敢戀戰奪路而走背後張郃追來雲加鞭而行不想趷蹅一聲連馬和人顛入土坑之內（讀者至此必謂趙雲不免矣）張郃挺槍來刺忽然一道紅光從土坑中衝起那匹馬平空一躍跳出坑外（亦大奇事本是趙雲保阿斗此却是阿斗保趙雲矣○與玄德檀溪躍馬彷彿相似）後人有詩曰

紅光罩體困龍飛　征馬衝開長坂圍
四十二年真命主　將軍因得顯神威

張郃見了大驚而退趙雲縱馬正走背後忽有二將大叫趙雲休走前面又有二將使兩般軍器截住去路後面趕的是馬延張顗前面阻的是焦觸張南都是袁紹手下降將（袁紹降將正與子龍映射）趙雲力戰四將曹軍一齊擁至雲乃拔青釭劍亂砍手起處衣甲透過血如湧泉殺退眾軍將直透重圍（玄德逃難賴良馬子龍殺將賴寶劍一馬一劍正復相對）却說曹操在景山頂上望見一將所到之處威不可當急問左右是誰曹洪飛馬下山大叫曰軍中戰將可留姓名雲應聲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曹洪回報曹操操曰真虎將也吾當生致之遂令飛馬傳報各處如趙雲到不許放冷箭只要捉活的因此趙雲得脫此難此亦阿斗之福所致也（曹操要捉生趙雲却使趙雲保得活阿斗）這一場殺趙雲懷抱後主直透重圍砍倒大旗兩

面奪槊三條前後槍刺劍砍殺死曹營名將五十餘員〔總敘一句省卻無數筆墨〕後人有詩曰

血染征袍透甲紅當陽誰敢與爭鋒古來衝陣扶危主只有常山趙子龍

趙雲當下殺透重圍已離大陣血滿征袍正行間山坡下又撞出兩枝軍乃夏侯惇部將鍾縉鍾紳兄弟二人一個使大斧一個使畫戟大喝趙雲快下馬受縛〔上已作一收不想此處又起〕正是

纔離虎窟逃生去又遇龍潭鼓浪來

畢竟子龍怎地脫身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二回 張翼德大鬧長坂橋 劉豫州敗走漢津口

前回寫趙雲此回寫張飛寫趙雲是幾番血戰寫張飛只是一聲叱喝天下事亦有虛聲而可當實際者然必其人平日之實際足以服人而後臨時之虛聲足以聳聽所以張飛之功與趙雲等非若今人之全靠虛聲渾無實際他人吃盡老力我只出一張寡嘴也

翼德喝退曹軍若非有雲長昔日誇獎之語曹操當時未必如此之懼也不但此也翼德橫矛立馬於橋上而曹兵疑為誘敵之計若非有孔明兩番火攻驚破曹兵之胆當時曹操又未必如此之疑也則非翼德之先聲奪人而實則雲長之先聲足以奪人又非雲長之先聲奪人而實則孔明之先聲足以奪人耳

玄德將阿斗擲地亦擲得不差由後觀之以一英雄之趙雲救一無用之劉禪誠

不如勿殺矣。然從來豪傑不遇時。庸人多厚福。禪之智則劣於父。而其福則過於父。玄德勞苦一生。甫登大寶未幾而殂。反不若庸庸之子。安享四十二年南面之福也。長坂之役。本是庸主賴虎將之力。而得生。人反謂虎將賴庸主之福而不死。為之一嘆。

文章之妙。妙在猜不著。如玄德本欲投襄陽。忽變而江陵。既欲投江陵。又忽變而漢津。此猜測之所不及也。劉表為孫權之讐。劉表未死。孫權方欲攻之。劉表既死。權忽使人弔之。又猜測之所不及也。惟猜測不及。所以為妙。若觀前事。便知其有後事。則必非妙事。觀前文便知其有後文。則必非妙文。

讀書之樂。不大驚則不大喜。不大疑則不大快。不大急則不大慰。當子龍殺出重圍人困馬乏之後。又遇文聘追來。是一急。及見玄德之時。懷中阿斗不見聲息。是一疑。至翼德斷橋之後。玄德被曹操追至江邊。更無去路。又一急。及雲長旱路接應之後。忽見江上戰船攔路。不知是劉琦。又一驚。及劉琦同載之後。忽又見戰船攔路。不知是孔明。又一疑。一急。令讀者眼中如猛雷之一去一來。怒濤之一起一落。不意尺幅之內。乃有如此變幻也。

孔明勸玄德結孫權為援。魯肅亦勸孫權結玄德為援。所見略同。而孔明巧處。不用我去求人。偏使人來求我。若魯肅一至。孔明慌忙出迎。便沒趣矣。妙在魯肅求

見然後肯出此孔明之巧也一見之後若孔明先下說辭又沒趣矣妙在孔明並不挑撥魯肅魯肅先來句搭孔明又孔明之巧也魯肅欲邀孔明同去若使孔明欣然應允又沒趣矣妙在玄德假意作難孔明勉強一行又孔明之巧也求人之意甚急故作不屑求人之態胸中十分要緊口內十分遲疑寫來真是好看煞人前看李肅說呂布殺丁原偏等呂布自說出來是一段絕妙文字又看王允說呂布殺董卓亦等呂布自說出來又是一段絕妙文字今看孔明欲往東吳見孫權必待魯肅說出比前二段文字更是奇妙前二段止是兩人往復此則夾一玄德在中前二段一等呂布說出來時便隨口贊成此則旣等魯肅說出來時却又詐言不肯愈出愈幻愈轉愈曲賞心悅目莫以過玆

却說鍾縉鍾紳二人攔住趙雲厮殺趙雲挺槍便刺鍾縉當先揮大斧來迎兩馬交戰戰不三合被雲一槍刺落馬下奪路便走背後鍾紳持戟來趕馬尾相銜那枝戟只在趙雲後心內弄影雲急撥轉馬頭恰好兩胸相拍雲左手持槍隔過畫戟右手拔出青虹寶劍砍去連盔帶腦砍去一半紳落馬而死旣寫趙雲又寫寶劍○趙雲旣斬曹營名將五十餘員矣不想五十餘員後文又有續案餘衆逃散趙雲得脫望長坂橋而走只聞後面喊殺大震原來文聘引軍趕來趙雲到得橋邊人困馬乏人困馬乏矣又有追軍至令讀者著急○此處寫趙雲人困馬乏愈見其適間威勇莫當見張飛挺矛立馬於橋上雲大呼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當之本欲救子龍而來今反得為子龍之援妙雲縱馬過橋行二十

餘里見玄德與衆人憩於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泣。幾不得見而復見故不得不泣相見之泣悲甚前之相失也寫得惻惻人情

雲喘息而言曰。此處寫趙雲喘息愈見上文勞苦功高 趙雲之罪萬死猶輕。糜夫人身帶重傷。不肯上馬。投井而死。雲只得推土牆掩之。懷抱公子。身突重圍。賴主公洪福。幸而得脫。適纔公子尚在懷中啼哭。此一會不見動靜。想是不能保也。此處又着此疑人之筆曲折之甚 遂解視之。原來阿斗正睡着未醒。阿斗一生只是睡着未醒耳 雲喜曰。幸得公子無恙。雙手遞與玄德。玄德接過。擲之於地曰。為汝這孺子。幾損我一員大將。袁紹憐幼子而拒田豐之諫玄德擲幼子以結趙雲之心一智一愚相去天壤 趙雲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曰。雲雖肝腦塗地。不能報也。後人有詩曰

曹操軍中飛虎出。趙雲懷內小龍眠。無由撫慰忠臣意。故把親兒擲馬前。

却說文聘引軍追趙雲至長坂橋。只見張飛倒豎虎鬚。圓睜環眼。手綽蛇矛。立馬橋上。借文聘眼中寫一張飛。此處接不趙雲只寫張飛 又見橋東樹林之後。塵頭大起。疑有伏兵。便勒住馬。不敢近前。可知繫樹枝於馬尾馳騁林間的是妙計 俄而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淵。樂進。張遼。張郃。許褚等都至。見飛怒目橫矛。立馬於橋上。又描一句在衆將眼中再寫一張飛 又恐是諸葛孔明之計。都不敢近前。正是張飛又帶寫孔明 紮住陣脚。一字兒擺在橋西。使人飛報曹操。操聞知。急上馬從陣後來。張飛睜圓環眼。隱隱見後軍青羅傘蓋。旄鉞旌旗來到。料得是曹操心疑。親自來看。前在諸將眼中寫張飛此又在張飛眼中寫曹操 飛乃厲聲大喝曰。半日不喝此時方喝妙 我乃燕人張翼德也。誰敢與我決一死戰。二我字響甚 聲如巨雷。曹軍聞之。盡皆股栗。不獨當時聞者股栗即今日讀者猶覺其聲如在紙上 曹操急令去其傘蓋。第一喝早喝去了曹操傘蓋 回顧左右曰。吾向曾

關雲長言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如探囊取物（忽將白馬解圍時語于此處提照出來）今日相逢不可輕敵言未已張飛睜目又喝曰燕人張翼德在此。誰敢來決死戰（其聲愈猛）曹操見張飛如此氣槩頗有退心（又在曹操眼中寫一張飛）飛望見曹操後軍陣脚移動（第二喝又喝退了曹操後軍）乃挺矛又喝曰戰又不戰退又不退。却是何故（此一喝更極嘲笑）喊聲未絕曹操身邊夏侯傑驚得肝胆碎裂倒撞於馬下（第三喝直喝死了曹操近軍）操便回馬而走。於是諸軍衆將一齊望西逃竄正是黃口孺子怎聞霹靂之聲。病體樵夫。難聽虎豹之吼。一時棄槍落盔者不計其數人如潮湧馬似山崩自相踐踏（前回寫趙雲死戰有死戰之勇此回寫張飛不戰有不戰之威兩樣文章一樣出色）後人有詩曰

長坂橋頭殺氣生。橫槍立馬眼圓睜一聲好似轟雷震。獨退曹家百萬兵。

却說曹操懼張飛之威驟馬望西而走。冠簪盡落。披髮奔逃。（與袁紹盤河遇關張時一般光景）張遼許褚赶上扯住轡環曹操倉皇失措（猶疑被翼德追獲）張遼曰丞相休驚。料張飛一人何足深懼今急回軍殺去劉備可擒也。曹操方纔神色稍定（前寫趙雲喘息未定是寫趙雲餘勇此寫曹操神色方定是寫張飛餘勇）乃令張遼許褚再至長坂橋探聽消息。且說張飛見曹軍一擁而退不敢追赶速喚回原隨二十騎摘去馬尾樹枝（細甚）令將橋梁拆斷（失算矣）然後回馬來見玄德具言斷橋一事玄德曰吾弟勇則勇矣惜失於計較飛問其故玄德曰曹操多謀汝不合拆斷橋梁彼必追至矣（妙在不即說明）飛曰他被我一喝倒退數里何敢再追玄德曰若不斷橋彼恐有埋伏不敢進兵今拆斷了橋彼料我無軍而怯必來追赶彼有百萬之衆雖涉江漢可填而過

豈懼一橋之斷耶。（方說明原故○馬尾樹枝是翼德巧處拆斷橋梁是翼德拙處奇人使乖到底是奇）於是即刻起身從小路斜投漢津望沔陽路而走。却說曹操使張遼許褚探長坂橋消息。回報曰張飛已拆斷橋梁而去矣。操曰彼斷橋而去。乃心怯也。（曹操料張飛玄德料曹操俱各不差）遂傳令差一萬軍速搭三座浮橋只今夜就要過。李典曰此恐是諸葛亮之詐謀。不可輕進。操曰張飛一勇之夫。豈有詐謀。（李典之疑是疑孔明曹操之信是信張飛）遂傳下號令火速進兵。却說玄德行近漢津忽見後面塵頭大起鼓聲連天。喊聲震地玄德曰前有大江後有追兵如之奈何。（幾與檀溪之危相似）急命趙雲準備抵敵曹操下令軍中曰。今劉備釜中之魚穽中之虎若不就此時擒捉如放魚入海縱虎歸山矣。眾將可努力向前。眾將領命一個個奮威追趕。（有此一遍更使讀者寒心）忽山坡後鼓聲響處一隊軍馬飛出。大叫曰我在此等候多時了。（又是絕處逢生）當頭那員大將手執青龍刀坐下赤兔馬原來是關雲長去江夏借得軍馬一萬探知當陽長坂大戰特地從此路截出。（雲長一邊事於此處方纔補出正妙在突如其來）曹操一見雲長即勒住馬回顧眾將曰又中諸葛亮之計也。（與李典之言相照）傳令大軍速退。雲長追趕十數里即回軍保護玄德等到漢津已有船隻伺候雲長請玄德並甘夫人阿斗至船中坐定。雲長問曰二嫂如何不見。玄德訴說當陽之事。（敘得一筆不漏）雲長嘆曰昔日獵於許田時若從吾意可無今日之患。（第二十回中事忽於此提照出來）玄德曰我於此時亦投鼠忌器耳。（又追解前事）正說之間忽見江南岸戰鼓大鳴舟船如蟻順風揚帆而來。（故作驚人之筆）玄德大驚。（不特玄德吃驚讀者至此亦為吃驚）船來至近只見一人白袍銀鎧立於船頭上大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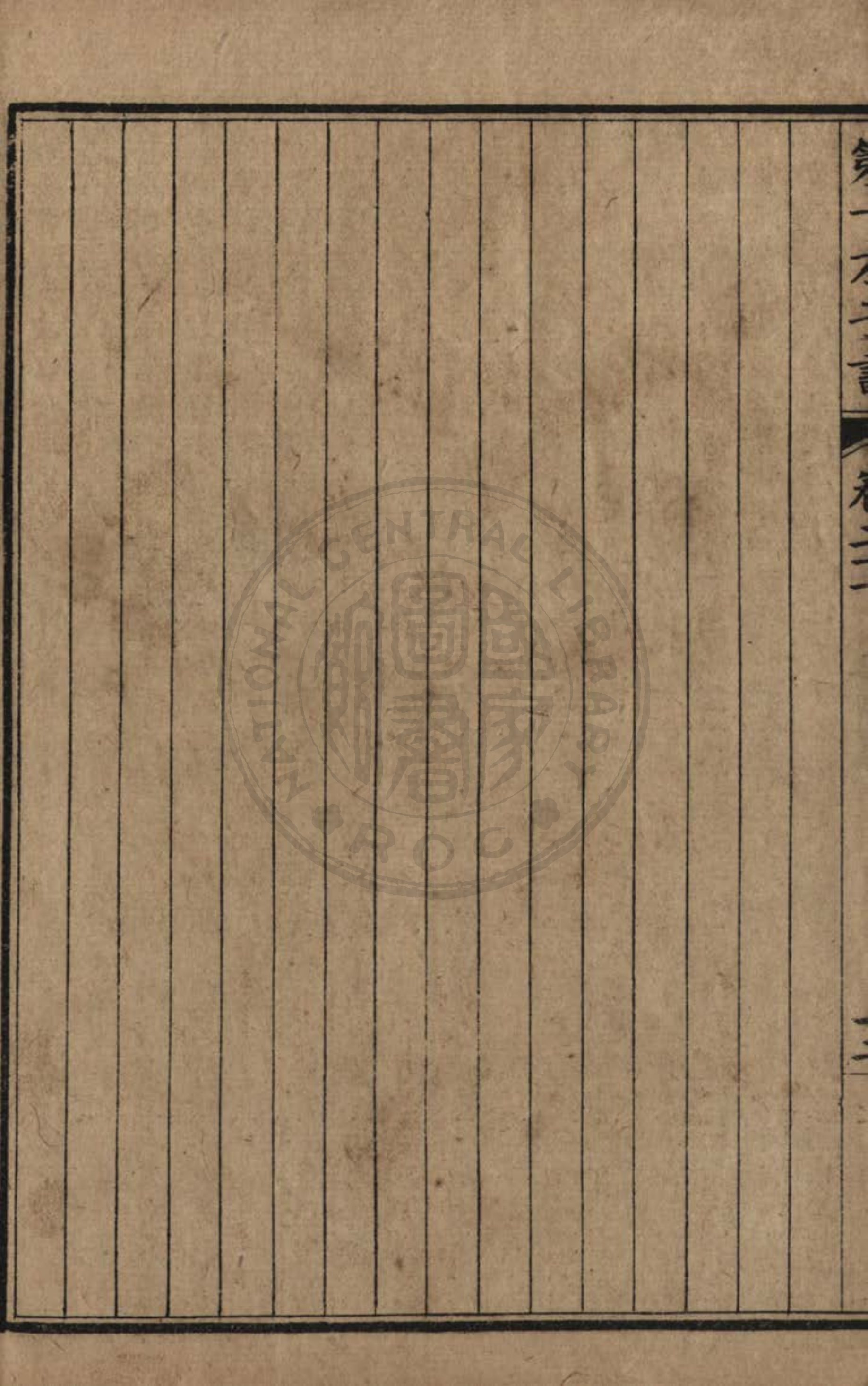
曰叔父別來無恙小姪得罪來遲玄德視之乃劉琦也（先聽其言後見其人敘得變化）琦過船哭拜曰聞叔父困於曹操小姪特來接應玄德大喜遂合兵一處而行在船中正訴情由忽西南上戰船一字兒擺開乘風唿哨而至（又作驚人之筆令讀者再吃一驚）劉琦驚曰江夏之兵小姪已盡起於此矣今有戰船攔路非曹操之軍即江東之軍也如之奈何（不但疑是曹軍且又疑是吳軍此在劉琦意中想出正與下文魯肅至江夏反照）玄德出船頭視之見一人綸巾道服坐在船頭上乃孔明也背後立著孫乾（只雲長劉琦孔明三人分作三次相見皆故作驚人之筆）玄德慌請過船問其何故却在此孔明曰亮自至江夏先令雲長於漢津登陸地而接我料曹操必來追趕主公必不從江陵來必斜取漢津矣故特請公子先來接應我竟往夏口盡起軍前來相助（孔明一邊事即借孔明口中補出極省筆）玄德大悅合為一處商議破曹之策孔明曰夏口城險頗有錢糧可以久守請主公且到夏口屯住公子自回江夏整頓戰船收拾軍器為犄角之勢可以抵當曹操若共歸江夏則勢反孤矣（特約劉琦接應却又不到江夏變化之甚）劉琦曰軍師之言甚善但愚意欲請叔父暫至江夏整頓軍馬停當再回夏口不遲玄德曰賢姪之言亦是遂留下雲長引五千軍守夏口玄德孔明劉琦共投江夏（既欲往夏口却又重到江夏變化之極）却說曹操見雲長在旱路引軍截出疑有伏兵不敢來追又恐水路先被玄德奪了江陵便星夜提兵赴江陵來荊州治中鄧義別駕劉先已備知襄陽之事料不能抵敵曹操遂引荊州軍民出郭投降（本是玄德欲取江陵却反是曹操取江陵變化之極）曹操入城安民已定釋韓嵩之囚加為大鴻臚（韓嵩之囚在二十二回中至此方照應）其餘眾官各有封賞曹

操與衆將議曰今劉備已投江夏恐結連東吳是滋蔓也（結連東吳之句早爲下文伏線）當用何計破之荀攸曰我今大振兵威遣使馳檄江東請孫權會獵於江夏共擒劉備分荆州之地永結盟好孫權必驚疑而來降則吾事濟矣（此李左車所謂先聲而後實者也）操從其計一面發檄遣使赴東吳一面計點馬步水軍共八十三萬詐稱一百萬水陸並進船騎雙行沿江而來西連荆陝東接蘄黃寨柵連絡三百餘里（極寫曹操軍威正爲下文赤壁襯染）話分兩頭却說江東孫權屯兵柴桑郡聞曹兵大軍至襄陽劉琮已降今又星夜兼道取江陵乃集衆謀士商議禦守之策魯肅曰荆州與國隣接江山險固士民殷富吾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劉備新敗肅請奉命往江夏弔喪因說劉備使撫劉表衆將同心一意共破曹操備若喜而從命則大事可成矣（孔明欲得荆州魯肅亦欲得荆州孔明欲合東吳以破曹魯肅亦欲合劉備以破曹是魯肅識見過人處）權喜從其言即遣魯肅齎禮往江夏弔喪却說玄德往江夏與孔明劉琦共議良策孔明曰曹操勢大急難抵敵不如往投東吳孫權以爲應援（正寫魯肅一邊要來却又寫孔明一邊要去機括相投筍甚妙）使南北相持吾等於中取利有何不可（的的妙算）玄德曰江東人物極多必有遠謀安肯相容耶孔明笑曰今操引百萬之衆虎踞江漢江東安得不使人來探聽虛實若有人到此亮借一帆風直至江東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南北兩軍互相吞幷若南軍勝共誅曹操以取荆州之地（此句是主）若北軍勝則我乘勝以取江南可也（此句是賓）玄德曰此論甚高但如何得江東人到正說間人報江東孫權差魯肅來弔喪船已傍岸孔明笑曰大

事濟矣。（寫孔明之智倍覺出色）遂問劉琦曰：往日孫策亡時，襄陽曾遣人去弔喪否？（問得筋節。○孫策之死在二十九回中，忽於此處提照）琦曰：江東與我家有殺父之讎，安得通慶弔之禮！（孫堅之死在第七回中，又忽於此處提照）孔明曰：然則魯肅此來，非為弔喪，乃來探聽軍情也。（以讎家而忽來通禮，是猜測不到之事，然其來意則可猜測矣）遂謂玄德曰：魯肅至，若問曹操動靜，主公只推不知；再三問時，主公只說可問諸葛亮。（此今俗諺所云門角落裡之人也，一笑）計議已定，使人迎接魯肅。肅入城弔喪，收過禮物，劉琦請肅與玄德相見。（魯肅此來非為見劉琦，正為見玄德）禮畢，邀入後堂飲酒。肅曰：久聞皇叔大名，無緣拜會；今幸得見，實為欣慰。近聞皇叔與曹操會戰，必知彼虛實，敢問操軍約有幾何？（欲問江夏動靜，先問北軍虛實）玄德曰：備兵微將寡，一聞操至即走，竟不知彼虛實。魯肅曰：聞皇叔用諸葛孔明之謀，（諸葛孔明四字不消玄德說出，卻是魯肅先說，妙甚）兩場火燒得曹操魂亡膽落，何言不知耶？玄德曰：除非問孔明，便知其詳。肅曰：孔明安在？願求一見。玄德教請孔明出來相見。（只劉琦、玄德、孔明分作三次相見，妙甚）肅見孔明禮畢，問曰：向慕先生才德，未得拜晤；今幸相遇，願聞目今安危之事。孔明曰：曹操奸計，亮已盡知；但恨力未及，故且避之。（曰亮已盡知，隱然要孫權請教；曰力未及，隱然要孫權助力，卻妙在不直說出來）肅曰：皇叔今將止於此乎？（魯肅逼近一句）孔明曰：使君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將往投之。（偏不說要投孫權，偏說要投吳臣。此等說話，今人多有學之者。今之醫生遇人相請，本是閒坐在家，只說要到別家看病；今之先生求人薦館，本是沒人聘他，只說又有別家致聘。可發一笑也）肅曰：吳臣糧少兵微，自不能保，焉能容人？（又逼近一句）孔明曰：吳臣處雖不足久居，今且暫依之，別有良圖。（魯肅只言吳臣不足依，還未說出孫權來；孔明亦言吳臣只可暫依，亦並不提起孫權。妙甚）肅曰：孫將軍虎踞六郡，兵精糧足，又極敬賢禮士，江東英雄，多歸附之。今為君計，莫若遣心腹往結東吳，以共圖大事。（魯肅此時更耐

不得只得自說出孫將軍來矣孔明曰。劉使君與孫將軍自來無舊。恐虛費詞說。且別無心腹之人可使見他說出孫權來又故意漾開一句然正是逼近一句言無心腹之人可使隱然除卻自己更無人可去矣妙在只不說出來肅曰。先生令兄現為江東參謀。日望與先生相見。肅不才。願與公同見孫將軍。共議大事。孔明自己要去卻待魯肅請他連請諸葛瑾在彼並不提起亦待魯肅說出妙不可言玄德曰。孔明是吾之師。頃刻不可相離。安可去也。半晌只是孔明魯肅兩人往復之語耳此時玄德從旁會孔明之意便夾此一句針鋒相湊肅堅請孔明同去。玄德佯不許。孔明曰。事急矣。請奉命一行。玄德方纔許諾。寫魯肅一味老實孔明玄德兩人會意裝腔做勢好看之至魯肅遂別了玄德劉琦。與孔明登舟。望柴桑郡來。正是。

只因諸葛扁舟去。致使曹兵一旦休。不知孔明此去畢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卷二十二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四十三回　諸葛亮舌戰羣儒　魯子敬力排衆議

孔明將欲以東吳之兵破曹操之兵。而此回則是孔明之以舌為兵也。其戰羣儒以舌。其激孫權亦以舌。舌如懸河則以舌為水。言揚屬火則又以舌為火。蓋雖赤壁之兵未交。而臥龍先生先有一番水戰。先有一番火戰矣。

劉琮之事。即孫權前車之鑒也。琮之臣王粲蒯越等。皆為尊官。而琮獨見殺。權而降操亦猶是耳。善乎魯肅之言曰。諸臣皆可降。惟將軍不可降。真金玉之言哉。

文人之病。患在議論多而成功少。大兵將至。而口中無數之乎者也。詩云子曰。猶刺刺不休。此晉人之清談。宋儒之講學。所以無補於國事也。張昭等一班文士。得武人黃蓋叱而止之。大是快事。

玄德寄寓荊州。又值蕩析脫身南走。未有所歸。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而孔明說權之言曰。操軍破。必北還。則荊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矣。是以荊州自處。而分畫三國也。不幾大言乎。曰此固草廬之所以語先主者也。不但荊州未取。而早為其意中所有。即益州未奪。而亦預為其目中所無。且其時劉表雖亡。而劉璋張魯馬騰韓遂尚在。觀其鼎足一語。竟似未嘗有此數人者。豈非英雄識見有所先定與曹操青梅煮酒之曰。謂玄德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而孫權亦曰。非豫州莫

與當曹操者何其言之不謀而相合與蓋天下惟英雄能識英雄不待識之於鼎足之時而早識之於孤窮之日每怪今人肉眼見人赫奕則畏而重之見人淪落則鄙而笑之異哉相非同必相識英雄之不遇識者正為天下更無有英雄如此人者耳

此回文字曲處妙在孔明一至東吳魯肅不即引見孫權且歇館驛此一曲也又妙在孫權不即請見必待明日此再曲也及至明日又不即見孫權先見衆謀士此三曲也及見衆謀士又彼此角辯議論齟齬此四曲也孔明言語既觸衆謀士又忤孫權此五曲也迨孫權作色而起拂衣而入讀者至此幾疑玄德之與孫權終不相合孔明之至東吳竟成虛往也者然後下文峯迴路轉詞洽情投將欲通之忽欲阻之將欲近之忽若遠之令人驚疑不定眞是文章妙境

孫權既聽魯肅之說定吾身之謀又聞孔明之言識彼軍之勢此時破曹之計決矣乃復躊躇不斷寢食俱廢者何哉蓋非此一折則後文周瑜之略不顯而孔明激周瑜之智不奇不必孫權之果出於此而作者特欲為後文取勢耳觀此可悟文章之法

却說魯肅孔明辭了玄德劉琦登舟望柴桑郡來二人在舟中共議魯肅謂孔明曰先生見孫將軍切不可寔言曹操兵多將廣（魯肅第一次叮囑）孔明曰不須子敬叮嚀亮自有

對答之語。（孔明第一次應承）及船到岸。肅請孔明於館驛中暫歇。先自往見孫權。（此時不即引見便有曲折）權正聚文武於堂上議事。聞魯肅回。急召入問曰。子敬往江夏。探聽虛實若何。肅曰。已知其略。尚容徐稟。（妙在不即說出孔明）權將曹操檄文示肅曰。操昨遣使齎文至此。孫先發遣來使現今會衆商議未定。（曹操檄文之至妙在孫權口中敘出）肅接檄文觀看。（曹操檄文之語妙在魯肅眼中看出）其略曰。

孤近承　帝命。奉　詔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荊襄之民。望風歸順。今統雄兵百萬。上將千員。欲與將軍會獵于江夏。共伐劉備。同分土地。永結盟好。幸勿觀望。速賜回音。

魯肅看畢曰。主公尊意若何。權曰。未有定論。張昭曰。曹操擁百萬之衆。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順。（此是論理）且主公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既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勢不可敵。（此是論勢）以愚之計。不如納降。為萬安之策。（張昭第一次勸降）衆謀士皆曰。子布之言。正合天意。（張昭只言地利不可恃衆人又言天意不可違）孫權沈吟不語。（孫權第一次不答）張昭又曰。主公不必多疑。如降操。則東吳民安。江南六郡可保矣。（張昭第二次勸降）孫權低頭不語。（孫權第二次不答）須臾權起更衣。魯肅隨於權後。權知肅意。乃執肅手而言曰。卿欲如何。肅曰。恰纔衆人所言。深誤將軍。衆人皆可降曹操。惟將軍不可降曹操。（二語是至論）權曰。何以言之。肅曰。如肅等降操。當以肅還鄉黨。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降操。欲安所歸乎。位不過封侯。車不過一乘。騎不過一匹。從不過數人。豈得南面稱孤哉。衆人之意。各自為己。不可聽也。將軍宜早

定大計。(衆人見就東吳全勢論子敬只就孫權一人身上說極其痛快)權嘆曰。諸人議論。大失孤望。子敬開說大計。正與我見相同。此天以子敬賜我也。(張昭為孫策所得士周瑜亦孫策所得士惟魯肅則孫權自得之故獨私為己有)但操新得袁紹之衆。近又得荊州之兵。恐勢大難以抵敵。(魯肅稱孔明正為此也)肅曰。肅至江夏。引諸葛瑾之弟諸葛亮在此。主公可問之。便知虛實。(妙在至此方說出孔明)權曰。臥龍先生在此乎。肅曰。現在館驛中安歇。權曰。今日天晚。且未相見。(妙在說出孔明又不即見)來日聚文武於帳下。先教見我江東英俊。然後升堂議事。(此是孫權好勝至今吳人風俗往往如此)肅領命而去。次日至館驛中見孔明。又囑曰。今見我主。切不可言曹操兵多。(魯肅第二次叮囑)孔明笑曰。亮自見機而行。決不有誤。(孔明第二次應承)肅乃引孔明至幕下。早見張昭顧雍等一班文武二十餘人。峩冠博帶。整衣端坐。(衣裳楚楚蜉蝣之詩其為諸名士咏乎)孔明逐一相見。各問姓名。施禮已畢。坐於客位。張昭等見孔明丰神飄灑。器宇軒昂。料道此人必來游說。張昭先以言挑之曰。昭乃江東微末之士。久聞先生高臥隆中。自比管樂。此語果有之乎。(張昭之意即欲借管樂壓倒孔明俗諺所謂借他的拳撞他的嘴也)孔明曰。此亮平身小可之比也。(小可二句妙意謂尚不止此)昭曰。近聞劉豫州三顧先生於草廬之中。幸得先生。以為如魚得水。思欲席捲荊襄。今一旦已屬曹操。未審是何主見。(亦問得惡是當面嘲笑)孔明自思張昭乃孫權手下第一個謀士。若不先難倒他。如何說得孫權。(意不在張昭而在孫權)遂答曰。我觀取漢上之地。易如反掌。我主劉豫州躬行仁義。不忍奪同宗之基業。故力辭之。(說得冠冕)劉琮孺子。聽信佞言。暗自投降。致使曹操得以猖獗。今我主屯兵江夏。別有良圖。非等閒可知也。(亦是寔話並非大言)昭曰。若此是

先生言行相違也先生自比管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樂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齊七十餘城此二人者真用世之才也先生在草廬之中但笑傲風月抱膝危坐今既從事劉豫州當為生靈興利祛害剿滅亂賊（不責其不降曹反責其不攻曹惡極）且劉豫州未得先生之時尚且縱橫寰宇割據城池（此句更惡）今得先生人皆仰望雖三尺童蒙亦謂彪虎生翼將見漢室復興曹氏即滅矣朝廷舊臣山林隱士無不拭目而待以為拂高天之雲翳仰日月之光輝拯民於水火之中措天下於袵席之上在此時也（故意先將他極口一贊）何先生自歸豫州曹兵一出棄甲抛戈望風而竄上不能報劉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輔孤子而據疆土乃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無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後反不如其初也（將他極口一貶說玄德反不如初是更進一層其語尤惡）管仲樂毅果如是乎愚直之言幸勿見怪（當面搶白）孔明聽罷啞然而笑曰鵬飛萬里其志豈羣鳥能識哉（亦是實話並非大言）譬如人染沈痾當先用糜粥以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臟腑調和形體漸安然後用肉食以補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氣脈和緩便投以猛藥厚味欲求安保誠為難矣（先生忽然講醫道隱然笑張昭是儒臣誤國如庸醫殺人也）我主劉豫州向日軍敗於汝南寄迹劉表兵不滿千將止關張趙雲而已此正如病勢尫羸已極之時也（三顧草廬正是病重時求名醫也）新野山僻小縣人民稀少糧食鮮薄豫州不過暫借以容身豈真將坐守於此耶夫以兵甲不完城郭不固軍不經練糧不繼日然而博望燒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輩心驚膽裂竊謂管仲樂毅

之用兵未必過此（公然自贊）至於劉琮降操豫州實出不知且又不忍乘亂奪同宗之基業此真大仁大義也（高抬玄德美其親親之仁）當陽之敗豫州見有數十萬赴義之民扶老攜幼相隨不忍棄之日行十里不思進取江陵甘與同敗此亦大仁大義也（又高抬玄德美其愛民之德）寡不敵衆勝負乃其常事昔高皇數敗於項羽而垓下一戰成功此非韓信之良謀乎夫信久事高皇未嘗累勝（隱然以玄德比高皇自比韓信）蓋國家大計社稷安危是有主謀非比誇辯之徒虛譽欺人坐議立談無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誠為天下笑耳（說盡秀才之病）這一篇言語說得張昭並無一言回答（一戰勝了一个）座間忽一人抗聲問曰今曹公屯兵百萬將列千員龍驤虎視平吞江夏公以為何如（誇稱曹操便遜一着不及子布多矣）孔明視之乃虞翻也孔明曰曹操收袁紹蟻聚之兵劫劉表烏合之衆雖數百萬不足懼也虞翻冷笑曰軍敗於當陽計窮於夏口區區求救於人而猶言不懼此真大言欺人也（亦是當面嘲笑）孔明曰劉豫州以數千仁義之師安能敵百萬殘暴之衆退守夏口所以待時也今江東兵精糧足且有長江之險猶欲使其主屈膝降賊不顧天下恥笑由此論之劉豫州真不懼操賊者矣（借贊玄德以御薄江東詞令妙品）虞翻不能對（又戰勝了一个）座間又一人問曰孔明欲效儀秦之舌游說東吳耶（此人直是沒甚說）孔明視之乃步騭也孔明曰步子山以蘇秦張儀為辯士不知蘇秦張儀亦豪傑也（自贊則管樂猶云小可罵人則儀秦亦自是豪傑）蘇秦佩六國相印張儀兩次相秦皆有匡扶人國之謀非比畏強凌弱懼刀避劍之人也君等聞曹操虛發詐偽之詞便畏懼請降敢笑蘇

秦張儀乎。（借蘇張秦以鄙薄江東詞令妙品）步騭默然無語（又戰勝了一个）忽一人問曰孔明以操為何如人也孔明視其人乃薛綜也孔明答曰曹操乃漢賊也又何必問綜曰公言差矣漢歷傳至今天數將終今曹公已有天下三分之二人皆歸心（虞翻但誇曹操之强猶可至薛綜乃辨其不是漢賊畏心蔑理比虞翻又低一着）劉豫州不識天時强欲與爭正如以卵擊石安得不敗乎孔明厲聲曰薛敬文安得出此無父無君之言乎（稱君父二字唱倒薛綜題目正大）夫人生天地間以忠孝為立身之本公既為漢臣則見有不臣之人當誓共戮之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叨食漢祿不思報効反懷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憤公乃以天數歸之真無父無君之人也不足與語請勿復言（鑿鑿侃侃愧殺薛綜）薛綜滿面羞慚不能對答（又戰勝了一个）座上又一人應聲問曰曹操雖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是相國曹參之後劉豫州雖云中山靖王苗裔却無可稽考眼見只是織席販屨之夫耳何足與曹操抗衡哉（對臣罵主已為失禮况又左袒曹操更低一着）孔明視之乃陸績也孔明笑曰公非袁術座間懷橘之陸郎乎請安坐聽吾一言（輕薄）曹操既為曹相國之後則世為漢臣矣今乃專權肆橫欺凌君父是不惟無君亦且蔑祖不惟漢室之亂臣亦曹氏之賊子也（又借曹參罵曹操詞令妙品）劉豫州堂堂帝冑當今皇帝按譜賜爵何云無可稽考（其寔冠冕正大○按譜賜爵二十回中事照於此處提照）且高祖起身亭長而終有天下織席販屨又何足為辱乎（又以高祖比玄德）公小兒之見不足與高士共語（罵得暢）陸績語塞（又戰勝了一个）座上一人忽曰孔明所言皆强詞奪理均非正論不必再言且請問孔明治何經典（一發問得沒要緊不濟之極）孔明視之乃嚴畯也孔明曰尋章摘

句世之腐儒也何能興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釣渭子牙張良陳平之流鄧禹耿弇之輩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審其生平治何經典豈亦效書生區區于筆硯之間數黑論黃舞文弄墨而已乎 若使臥龍以文章名世亦不過蔡邕王粲陳琳楊修等輩耳何足為重 嚴畯低頭喪氣而不能對 又戰勝了一个 忽又一人大聲曰公好為大言未必真有實學恐適為儒者所笑耳 亦即是嚴畯之論沒甚添換 孔明視其人乃汝南程德樞也孔明答曰儒有君子小人之別君子之儒忠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後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務雕蟲專工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 看似天下多少文人學士 且如楊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閣而死此所謂小人之儒也雖日賦萬言亦何取哉 以楊雄事莽為當日降操者比 程德樞不能對 又戰勝了一个 衆人見孔明對答如流盡皆失色時座上張溫駱統二人又欲問難忽一人自外而入厲聲言曰孔明乃當世奇才君等以脣舌相難非敬客之禮也曹操大軍臨境不思退敵之策乃徒鬭口耶 彼此問難一往一復畢竟作何結局得此人來喝倒絕妙收科 衆視其人乃零陵人姓黃名蓋字公覆現為東吳糧官 為後文伏線 當時黃蓋謂孔明曰愚聞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言何不將金石之論為我主言之乃與衆人辯論也 黃蓋數語倒可勝得孔明衆謀士不及也 孔明曰諸君不知世務互相問難不容不答耳 未見周郎與曹操戰先見孔明與諸謀士戰周郎之戰是舟師水卒孔明之戰是舌劍脣槍然周郎為應兵孔明亦為應兵耳 於是黃蓋與魯肅引孔明入至中門正遇諸葛瑾 安放諸葛瑾在此處最妙若與諸謀士一同相見將以孔明為客乎將亦與孔明辨乎抑獨不與孔明辨乎 孔明施禮瑾曰賢弟既到江東如何不來見我孔明曰弟既事劉豫州理宜先公後私公事未

畢不敢及私望兄見諒瑾曰賢弟見過吳侯却來敘話說罷自去去得妙若與孔明一同入見孫權則孫權與孔明坐諸葛瑾將與諸謀士侍立耶魯肅曰適間所囑不可有誤魯肅第三次叮囑孔明點頭應諾孔明第三次應承引至堂上孫權降階而迎優禮相待施禮畢賜孔明坐衆文武分兩行而立魯肅立於孔明之側只看他講話孔明致玄德之意畢偷眼看孫權碧眼紫髯堂堂一表孔明暗思此人相貌非常只可激不可說等他問時用言激之便了先生前講醫道此又善相法獻茶已畢孫權曰常聞魯子敬談足下之才今幸得相見敢求教益孔明曰不才無學有辱明問權曰足下近在新野佐劉豫州與曹操決戰必深知彼軍虛實孫權之意專在欲知曹兵虛實孔明曰劉豫州兵微將寡更兼新野城小無糧安能與曹操相持只說玄德兵少尚未說出曹操兵多權曰曹兵共有多少孔明曰馬步水軍約有一百餘萬三次應承魯肅至此忽然變卦妙甚權曰莫非詐乎孔明曰非詐也曹操就兗州已有青州軍二十萬平了袁紹又得五六十萬中原新招之兵三四十萬今又得荊州之兵二三十萬以此計之不下一百五十萬亮以百萬言之恐驚江東之士也索性再多說此些不怕氣壞了魯肅魯肅在旁聞言失色以目視孔明孔明只做不見妙甚權曰曹操部下戰將還有多少既問其兵又問其將者或兵雖多而將少猶不足懼也孔明曰足智多謀之士能征慣戰之將何止一二千人既誇其兵又誇其將且又誇其謀臣更不怕急壞了魯肅權曰今曹操平了荊楚復有遠圖乎或兵將雖多而無遠志猶不足懼也孔明曰即今沿江下寨準備戰船不欲圖江東待取何地此句直逼將來權曰若彼有吞併之意戰與不戰請足下為我一決孔明曰亮有一言但恐將軍不肯聽從勸他投降甚覺口重故先着此一句權曰願聞高論孔

明曰向者宇內大亂故將軍起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除大難略已平矣近又新破荊州威震海內縱有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在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此句反是賓若其不能何不從衆謀士之論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此句反是主權未及答孔明又曰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疑貳之見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又逼一句權曰誠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降操急問此句已是不樂孔明曰昔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冑英才蓋世衆士仰慕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又安能屈處人下乎明明說孫權不及玄德並不及田橫矣甚○前魯肅以為諸臣皆可降惟孫權不可降髙待孫權也今孔明以為玄德不可降惟孫權可降薄待孫權也孫權聞之安得不怒乎孫權聽了孔明此言不覺勃然變色拂衣而起退入後堂衆皆哂笑而散有此一折幾疑孫劉之好不合矣而下文忽轉出無數奇文奇事令人不測魯肅責孔明曰先生何故出此言幸是吾主寬洪大度不即面責先生之言藐視吾主甚矣孔明仰面笑曰何如此不能容物耶反責孫權妙我自有破曹之計彼不問我我故不言方纔說出真話然卻是不曾說出肅曰果有良策肅當請主公求教孔明曰吾視曹操百萬之衆如羣蟻耳但我一舉手則皆為虀粉矣又說出大話然卻是不曾說出肅聞言便入後堂見孫權權怒氣未息顧謂肅曰孔明欺我太甚肅曰臣亦以此責孔明孔明反笑主公不能容物破曹之策孔明不肯輕言主公何不求之權回嗔作喜曰孔明原來有良謀故以言詞激我我一時淺見幾誤大事好孫權便同魯肅重復出堂再請孔明敘話孔明前在草廬必待玄德三請今在江東亦必待孫權再問權見孔明謝曰適來冒瀆威嚴幸勿

見罪。孔明亦謝曰。亮言語冒犯。望乞恕罪。權邀孔明入後堂。置酒相待。數巡之後。權曰。曹操平生所惡者。呂布劉表袁紹袁術豫州與孤耳。今數雄已滅。獨豫州與孤尚存。孤不能以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有志氣非劉豫州莫與當曹操者。此句是求玄德相助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此句是恐玄德不能相助孔明曰。豫州雖新敗。然關雲長猶率精兵萬人。劉琦領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言玄德之勢不為弱曹操之衆。遠來疲憊。近追豫州。輕騎一日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荊州士民附操者。迫於勢耳。非本心也。言曹操之勢不足畏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力同心。破曹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則荊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隱然以荊州自處而與魏吳並列為三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惟將軍裁之。權大悅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吾意已決。更無他疑。即日商議起兵。共滅曹操。遂令魯肅將此意傳諭文武官員。就送孔明於館驛安歇。張昭知孫權欲興兵。遂與衆議曰。中了孔明之計也。急入見權曰。昭等聞主公將興兵與曹操爭鋒。主公自思比袁紹若何。說他不如玄德尚然不樂說他不如袁紹一發不喜曹操向日兵微將寡。尚能一鼓克袁紹。何況今日擁百萬之衆南征。豈可輕敵。若聽諸葛亮之言。妄動甲兵。此謂負薪救火也。張昭第三次勸降孫權只低頭不語。孫權第三次不答顧雍曰。劉備因為曹操所敗。故欲借我江東之兵以拒之。主公奈何為其所用乎。願聽子布之言。舌戰之時顧雍獨無一言卻在此時開口孫權沈吟未決。孔明已將曹操兵勢虛實開說明白矣何尚沈吟未決耶作者於此特欲借此逼出後文周郎耳不必孫權之果如此也張昭等出。魯肅入見曰。適張子布等又勸主公休動兵。力主降議。此

皆全軀保妻子之臣。自為謀之計耳。願主公勿聽也。孫權尚在沈吟。（都為後文取勢）肅曰主公若遲疑。必為眾人誤矣。權曰卿且暫退容我三思。（都為後文取勢）肅乃退出。時武將或有要戰的文官都是要降的。議論紛紛不一。（前止寫文官此處又補寫武將一句）且說孫權退入內宅。寢食不安。猶豫不決。（都為後文取勢）吳國太見權如此。問曰何事在心。寢食俱廢。權曰今曹操屯兵於江漢。有下江南之意。問諸文武。或欲降者。或欲戰者。欲待戰來恐寡不敵眾。欲待降來又恐曹操不容。（寡不敵眾是懸於劉備恐操不容是懸於劉琮）因此猶豫不決。吳國太曰汝何不記吾姊臨終之語乎。（忽將權母臨終遺命一提）孫權如醉方醒。似夢初覺。想出這句話來。正是

追思國母臨終語。引得周郎立戰功。畢竟說着甚的。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孫權決計破曹操

孫權破操之計。必待周瑜決之者。非決之以周瑜之言。而實決之以孫策臨終之言。則謂周瑜之破操實孫策之破操可也。不但此也。孫策之語。孫權能憶之者。憶之以權母臨終之言。而又憶之以母妹憶姊之言也。則謂周瑜之破操實吳氏兩夫人之破操可也。且周瑜破操之計。必待孔明激之者。非激之以孔明而激之以二喬也。則謂周瑜之破操實大喬小喬之破操可也。赤壁鏖兵。一場大功得婦人之力。居多。婦人真可畏也。

張昭有負孫策付託之重。或解之曰。內事不決問張昭。原不當以外事問之。不知

天下未有能謀内事而不能謀外事者。又未有不能謀外事而能謀内事者。攘外乃所以安内。外患至而不能捍。謂之知内。吾不信也。

前卷孫權謂孔明曰。非豫州莫與當曹操者。是孔明之激怒孫權而致孫權之求助於玄德也。此卷周瑜謂孔明曰。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賊。是孔明之激怒周瑜而致周瑜之求助於孔明也。本是玄德求助於孫權。却能使孫權反求助於玄德。本是孔明求助於周瑜。却能使周瑜反求助於孔明。孔明之智。眞妙絶千古。

周瑜拒操之志。早已决於胸中。而詐言降操者。是以言挑撥孔明。欲使其求助於我也。魯肅不知其詐。而極力爭之。孔明知其詐而隨口順之。瑜亮二人。各自使乖。各說假話。大家暗暗猜着。大家只做不知。而中間夾著一至誠之魯肅。說出幾句老實語。以形之。寫來眞是好看煞人。

入門問諱。豈有入其國而不知其國之夫人者乎。或疑孔明二喬之說。乃演義粧點耳。非眞有是言也。然吾讀杜少陵詩。有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之句。則使孔明不借風。周郎不縱火。將二喬之爲二喬。其不等於張濟之妻。袁熙之婦者幾希矣。事既非曹操之所無。說何必非孔明之所有。

銅雀舊賦云。連二橋於東西兮。若長空之蝃蝀。此言東西有玉龍金鳳之兩臺。而接之以橋也。以蝃蝀比之。即阿房賦所謂長橋卧波。未雲何龍。複道凌空。不霽何

虹者也。孔明乃將橋字改作喬字。將西字改作南字。將連字改作攢字。而下句則全改之。遂輕輕劃在二喬身上去。可謂善改文章者矣。劉貢父患瘋疾。蘇子瞻戲改大風歌以嘲之曰。大瘋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其殆學孔明之改賦乎。以橋作喬。此讀別字也。孔明欲欺周郎。故有意為之。奈何近世孔明之多乎。弄璋而以為弄麞矣。伏臘而以為伏獵矣。芋而以為羊。金根而以為金銀矣。吾不知其將賺何人。將施何計。而亦學孔明之改別字也。為之一笑。

周瑜非忌孔明也。忌玄德也。孔明為玄德所有。則忌之。使孔明而為東吳所有。則不忌也。觀其使諸葛瑾招之之意可見矣。非若龐涓之忌孫臏。同事一君。而必欲殺而後快也。一則在異國而招之使入我國。一則在我國而驅之使入異國。試以龐涓較周瑜。則周瑜直愛孔明之至耳。

却說吳國太見孫權疑惑不決。乃謂之曰。先姊遺言云。伯符臨終有言。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今何不請公瑾問之。（國太述先姊遺言。先姊却又是述伯符遺言。○孫策遺命是二十九回中事。忽于此提照。）權大喜。即遣使往鄱陽請周瑜議事。（可知前文寫孫權沉吟猶豫不過欲逼出周瑜）原來周瑜在鄱陽湖訓練水師。聞曹操大軍至漢上。便星夜回柴桑郡議軍機事。使者未發。周瑜已先到。（不待孫權去請却寫周瑜自來是極寫周瑜）魯肅與瑜最厚。先來接着。將前項事細述一番。（不待周瑜問魯肅先寫魯肅告周瑜是極寫魯肅）周瑜曰。子敬休憂。瑜自有主張。（與孔明答應魯肅一般）今可速請孔明來相見。魯肅上馬去了。周瑜方纔歇息。忽報張

昭顧雍張紘步騭四人來相探。瑜接入堂中坐定。敘寒溫畢。張昭曰。都督知江東之利害否。（問得驚皇之極）瑜曰。未知也。（假糊塗妙）昭曰。曹操擁衆百萬。屯於漢上。昨傳檄文至此。欲請主公會獵於江夏。雖有相吞之意。尚未露其形。昭等勸主公請降之。庶免江東之禍。不想魯子敬從江夏帶劉備軍師諸葛亮至此。彼因自欲雪憤。特下說詞以激主公。子敬却執迷不悟。正欲待都督一決。瑜曰。公等之見皆同否。顧雍等曰。所議皆同。瑜曰。吾亦欲降久矣。公等請回。明早見主公。自有定議。（只用順口答應妙）昭等辭去。少頃。又報程普黃蓋韓當等一班戰將來見。瑜迎入。各問慰訖。程普曰。都督知江東早晚屬他人否。（問得悄恐之極）瑜曰。未知也。（又是假糊塗）普曰。吾等自隨孫將軍開基創業。大小數百戰。方纔戰得六郡城池。今主公聽謀士之言。欲降曹操。此真可恥可惜之事。吾等寧死不辱。望都督勸主公決計興兵。吾等願效死戰。（寫武將如畫○前已寫過黃蓋此處却寫程普）瑜曰。將軍等所見皆同否。黃蓋忿然而起。以手拍額曰。吾頭可斷。誓不降曹。（又獨寫黃蓋）衆人皆曰。吾等都不願降。（帶表衆人）瑜曰。吾正欲與曹操決戰。安肯投降。將軍等請回。瑜見主公。自有定議。（亦只順口答應妙）程普等別去。又未幾。諸葛瑾呂範等一班兒文官相候。瑜迎入。講禮畢。諸葛瑾曰。舍弟諸葛亮自漢上來。言劉豫州欲結東吳。共伐曹操。文武商議未定。因舍弟為使。瑾不敢多言。（是避嫌疑之語）專候都督來決此事。瑜曰。以公論之若何。瑾曰。降者易安。戰者難保。（二語妙甚明明說文官欲保身武官不惜死）周瑜笑曰。瑜自有主張。來日同至府下定議。（與對魯肅語一般）瑾等辭退。忽又報呂蒙甘寧等一

班兒來見。瑜請入。亦敘談此事。有要戰者。有要降者。互相爭論。[前是要降者與要戰者分作兩處相見。今並作一起相見。前詳此略。筆法各異]瑜曰。不必多言。來日都到府下公議。[妙在不置可否]眾乃辭去。周瑜冷笑不止。[不知他葫蘆裡賣甚藥]至晚人報魯子敬引孔明來拜。瑜出中門迎入。敘禮罷。分賓主坐下。肅先問瑜曰。今曹操驅眾南侵。和與戰二策。主公不能決。一聽於將軍。將軍之意若何。[是老實人先開口]瑜曰。曹操以天子為名。其師不可拒。且其勢大。未可輕敵。戰則必敗。降則易安。吾意已決。來日見主公。便當遣使納降。[此是周郎假話。所以激孔明試孔明也]魯肅愕然曰。君言差矣。江東基業。已歷三世。豈可一旦棄於他人。伯符遺言。外事付託將軍。今正欲仗將軍保全國家。為泰山之靠。奈何亦從懦夫之議耶。[周瑜不過欲挑撥孔明開口。却妙在孔明不言。只在魯肅回答]瑜曰。江東六郡。生靈無限。若罹兵革之禍。必有歸怨於我。故決計請降耳。[孫權欲求助於豫州。周瑜却欲孔明求助於我。故又反言挑撥之]肅曰。不然。以將軍之英雄。東吳之險固。操未必便能得志也。[又妙在孔明不言。任魯肅回答]二人互相爭辯。孔明只袖手冷笑。[前寫周瑜冷笑。此又寫孔明冷笑。都是滿腹陽秋]瑜曰。先生何故哂笑。孔明曰。亮不笑別人。笑子敬不識時務耳。[惡極妙極]肅曰。先生如何反笑我不識時務。孔明曰。公瑾主意欲降操。甚為合理。[惡極妙極]瑜曰。孔明乃識時務之士。必與我有同心。[大家說假話。好看煞人]肅曰。孔明你也如何說此。[夾著魯肅一句老實話以襯之妙]孔明曰。操極善用兵。天下莫敢當。向只有呂布袁紹袁術劉表敢與對敵。今數人皆被操滅。天下無人矣。[句句奚落孫權。又句句奚落周瑜。惡極妙極]獨有劉豫州不識時務。強與爭衡。今孤身江夏。存亡未保。將軍決計降曹。可以保妻子。可以全富貴。國祚遷移。付之天命。何足惜哉。[惡極妙極]魯肅大怒曰。

汝敎吾主屈膝受辱於國賊乎（又夾着魯肅一句老實話）孔明曰愚有一計並不勞牽羊擔酒納土獻印亦不須親自渡江只須遣一介之使扁舟送兩個人到江上操若得此兩人百萬之衆皆卸甲捲旗而退矣（說到此處更奇極幻極）瑜曰用何二人可退操兵孔明曰江東去此兩人如大木飄一葉太倉減一粟耳而操得之必大喜而去（且不便說是何人偏要待他再問妙極）瑜又問果用何二人孔明曰亮居隆中時即聞操於漳河新造一台名曰銅雀極其壯麗廣選天下美女以實其中（先有此一句為寔）操乃好色之徒久聞江東喬公有二女長曰大喬次曰小喬有沈魚落鴈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方說出要他妻子及其主人之嫂）操曾發誓曰吾一願掃平四海以成帝業（又先有一句為賓）一願得江東二喬置之銅雀台以樂晚年雖死無恨矣（惡極矣妙極矣）今雖引百萬之衆虎視江南其實為此二女也（惡極妙極）將軍何不去尋喬公以千金買此二女（佯為不知妙）差人送與曹操操得二女稱心滿意必班師矣（惡極妙極）此范蠡獻西施之計何不速為之（妙在又借一故事為証）瑜曰操欲得二喬有何証驗（周瑜不即怒罵又核寔一句文字甚曲）孔明曰曹操幼子曹植字子建下筆成文操嘗命作一賦名曰銅雀台賦賦中之意單道他家合為天子（又先有一句為賓）誓取二喬（有賦為証竟似千真萬真）瑜曰此賦公能記否（又核寔一句不即發怒妙甚）孔明曰吾愛其文華美嘗竊記之瑜曰試請一誦（又核寔一句不即發怒妙甚）孔明即時誦銅雀台賦云

從明后以嬉游兮登層台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峩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

之滋榮。立雙台於左右兮。有玉龍與金鳳。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舊賦云連二橋於東西若長空之蝃蝀此橋也非喬也今孔明易此二語便輕輕劃在二喬身上去）俯皇都之宏麗兮。瞰雲霞之浮動。欣羣才之來萃兮。協飛熊之吉夢。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雲天亙其既立兮。家願得乎雙逞。揚仁化於宇宙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輝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君壽於東皇。御龍旂以遨游兮。迴鸞駕而周章。恩化及乎四海兮。嘉物阜而民康。願斯台之永固兮。樂終古而未央。

周瑜聽罷。勃然大怒。離座指北而罵曰。老賊欺吾太甚。（至此不得不罵不得不怒）孔明急起止之曰。昔單于屢侵疆界。漢天子許以公主和親。今何惜民間二女乎。（偏說民間二字佯為不知惡極矣妙極矣）瑜曰。公有所不知。（知之久矣）大喬是孫伯符將軍主婦。小喬乃瑜之妻也。孔明佯作惶恐之狀曰。亮實不知。失口亂言。死罪死罪。（惡極妙極）瑜曰。吾與老賊誓不兩立。孔明曰。事須三思。免致後悔。（既知是他妻子及其主之嫂矣又故意說此兩句愈惡愈妙）瑜曰。吾承伯符寄託。安有屈身降曹之理。適來所言。故相試耳。（方欲出真話）吾自離鄱陽湖。便有北伐之心。雖刀斧加頭。不易其志也。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操。（前此說假話本欲孔明來求我今卻是我求孔明矣）孔明曰。若蒙不棄。願効犬馬之勞。早晚拱聽驅策。瑜曰。來日入見主公。便議起兵。孔明與魯肅辭出。相別而去。次日清晨。孫權升堂。左邊文官張昭顧雍等三十餘人。右邊武官程普黃蓋等三十餘人。衣冠濟濟。劍佩鏘鏘。分

班侍立。[前孔明入見止列着文官今周瑜入見兼列着武官兩番寫來各自好看] 少頃周瑜入見。禮畢。孫權問慰罷。瑜曰。近聞曹操引兵屯漢上。馳書至此。主公尊意若何。權即取檄文與周瑜看。瑜看畢。笑曰。老賊以我江東無人。敢如此相侮耶。[聽檄則怒見檄則笑怒極而笑笑正其怒也] 權曰。君之意若何。瑜曰。主公曾與衆文武商議否。權曰。連日議此事。有勸我降者。有勸我戰者。吾意未定。故請公瑾一決。瑜曰。誰勸主公降。[問得慎擂之極如見其詞色] 權曰。張子布等皆主其意。瑜即問張昭曰。願聞先生所以主降之意。[昨日隨口答應此時忽然盤問] 昭曰。曹操挾天子而征四方。動以朝廷為名。近又得荊州。威勢愈大。吾江東可以拒操者長江耳。今操艨艟戰艦何止千百。水陸並進。何可當之。不如且降。更圖後計。[不知圖甚後計] 瑜曰。此迂儒之論也。[一句罵倒張昭周瑜罵勝是孔明罵] 江東自開國以來。今歷三世。安忍一旦廢棄。權曰。若此計將安出。瑜曰。操雖託名漢相。實為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仗父兄餘業。據有江東。兵精糧足。正當橫行天下。為國家除殘去暴。奈何降賊耶。[以大義論之則不當降操] 且操今此來。多犯兵家之忌。北土未平。馬騰韓遂為其後患。而操久於南征。一忌也。[此處忽提馬騰為前文董承義狀照應為後文徐庶流言伏筆] 北軍不諳水戰。操捨鞍馬。仗舟楫。與東吳爭衡。二忌也。[為後計殺蔡瑁張允伏筆] 又時值隆冬盛寒。馬無藁草。三忌也。[時值隆冬為後借東風伏筆] 驅中國士卒。遠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為後獻連環計伏筆] 操兵犯此數忌。雖多必敗。將軍擒操。正在今日。[以大勢論之則又不必降操] 瑜請得精兵數千。進屯夏口。為將軍破之。[其言甚壯] 權矍然起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所懼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與對孔明語一般] 孤與老賊誓不兩立。卿言

當伐甚合孫意此天以卿授我也（與對魯肅語一般）瑜曰臣為將軍決一血戰萬死不辭只恐將軍狐疑不定（又反激孫權一句以決之）權拔佩劍砍面前奏案一角曰諸官將有再言降操者與此案同（張昭此時大難為情）言罷便將此劍賜周瑜即封瑜為大都督程普為副都督魯肅為贊軍校尉如文武官將有不聽號令者即以此劍誅之（寫得孫權出色）瑜受了劍對眾言曰我奉主公之命率眾破曹諸將官吏來日俱於江畔行營聽令如遲誤者依七禁令五十四斬施行（寫得周瑜殺勢）言罷辭了孫權起身出府眾文武各無言而散周瑜回到下處便請孔明議事孔明至瑜曰今日府下公議已定願求破曹良策孔明曰孫將軍心尚未穩不可以決策也（拔劍砍案之後又說他心未穩不是孔明看不出）瑜曰何謂心不穩孔明曰心怯曹兵之多懷寡不敵眾之意將軍能以軍數開解使其了然無疑然後大事可成（孫權屢以曹兵多寡為問孔明便從此看出他心未穩）瑜曰先生之論甚善乃復入見孫權權曰公瑾夜至必有事故瑜曰來日調撥軍馬主公心有疑否權曰但恨曹操兵多寡不敵眾耳他無所疑（臥龍先生料事如見）瑜笑曰瑜正為此特來開解主公主公因見操檄文言水陸大軍百萬故懷疑懼不復料其虛寔今以寔較之彼將中國之兵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袁氏之眾亦止七八萬耳尚多懷疑未服（將北來軍兵平白地開銷了無數）夫以久疲之卒狐疑之眾其數雖多不足畏也瑜得五萬兵自足破之願主公勿以為慮（其言甚壯）權撫瑜背曰公瑾此言足釋吾疑子布無謀深失孤望獨卿及子敬與孤同心耳（又帶罵張昭帶表魯肅）卿可與子敬程普即日選軍前進孤當續發人馬多載資

糧為卿後應。卿前軍倘不如意。便還就孫。不算勝先算敗其志愈堅孫當親與操賊決戰。更無他疑。其言亦是壯周瑜謝出。暗忖曰。孔明早已料著吳侯之心。其計畫又高我一頭。久為江東之患。不如殺之。周郎欲殺孔明正是孔明知己乃令人連夜請魯肅入帳。言欲殺孔明之事。肅曰不可。令操賊未破。先殺賢士。是自去其助也。周郎患孔明魯肅只患曹操瑜曰。此人助劉備。必為江東之患。不是患孔明乃患玄德之得孔明耳肅曰。諸葛瑾乃其親兄。可令招此人。同事東吳。豈不妙哉。瑜善其言。可見周郎非忌勝己者特忌勝己者之為敵用耳次日平明。瑜赴行營。中軍帳高坐。左右立刀斧手。聚集文武官將聽令。原來程普年長於瑜。今瑜爵居其上。心中不樂。是日乃託病不出。令長子程咨自代。周郎初點兵時程普以年少輕周郎與孔明初點兵時關張以年少輕孔明正復相似瑜令眾將曰。王法無親。諸君各守乃職。方今曹操弄權。甚於董卓。囚天子於許昌。屯暴兵於境上。我今奉命討之。諸君幸皆努力向前。大軍到處。不得擾民。賞勞罰罪。並不徇縱。誓師之言先明大義周郎大是可兒令畢。即差韓當黃蓋為前部先鋒。領本部戰船。即日起行。前至三江口下寨。別聽將令。蔣欽周泰為第二隊。凌統潘璋為第三隊。太史慈呂蒙為第四隊。陸遜董襲為第五隊。呂範朱治為四方巡警使。催督六隊官軍。水陸並進。剋期取齊。只五萬兵觀其調撥却有數十萬之勢調撥已畢。諸將各自收拾船隻軍器起行。程咨回見父程普。說周瑜調兵。動止有法。普大驚曰。我素欺周郎懦弱。不足為將。今能如此。真將才也。我如何不服。遂親詣行營謝罪。關張之服孔明在奏捷之後程普之服周郎即在調兵之時又不同瑜亦遜謝。次日瑜請諸葛瑾。謂曰。令弟孔明有王佐之才。如何屈身事劉備。今幸至江東。欲煩先

生不惜齒牙餘論使令弟棄劉備而事東吳則主公既得良輔（此句為孫權是周郎本意）而先生兄弟又得相見（此句為諸葛是周郎陪意）豈不美哉先生幸即一行瑾曰瑾自至江東媿無寸功今都督有命敢不効力即時上馬徑投驛亭來見孔明孔明接入哭拜各訴闊情瑾泣曰弟知伯夷叔齊乎孔明暗思此必周郎教來說我也（開口便見雄雄）遂答曰夷齊古之聖賢也（閒閒答應）瑾曰夷齊雖至餓死首陽山下兄弟二人亦在一處我今與你同胞共乳乃各事其主不能旦暮相聚視夷齊之為人能無愧乎（亦善於詞令）孔明曰兄所言者情也弟所守者義也（此言弟不能來從兄）弟與兄皆漢人今劉皇叔乃漢室之冑兄若能去東吳而與弟同事劉皇叔則上不愧為漢臣而骨肉又得相聚此情義兩全之策也（此言兄可以來從弟）不識兄意以為如何瑾思曰我來說他反被他說了我也（真可笑矣）遂無言回答起身辭去回見周瑜細述孔明之言瑜曰公意若何（問得妙）瑾曰我受孫將軍厚恩安肯相背瑜曰公既忠心事主不必多言我自有服孔明之計（在他阿兄面前不好說得要殺耳）正是

智與智逢宜必合　才同才角又難容

畢竟周瑜定何計服孔明且看下回分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